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宋朝事實

(下)

李攸撰

商務印書館發行



宋 朝 事 實

(下)

李 攸 撰

國 學 基 本 叢 書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百七集二第

實 事 朝 宋
冊 三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三月初版

撰 者 李 攸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壽

宋朝事實卷十四

科目

進士之舉。惟本朝尤盛。而沿革不一。開寶六年。因徐士廉伐鼓訴訟。太祖御講武殿覆試。〔原註〕講武殿。即今崇政殿。覆

試自此始。〔案〕此句疑有脫誤。據文獻通攷。宋史選舉志。命中書覆試。已行之。乾德中。御殿命題重試。則自開寶六年始。賜詩。自太平興國二年。呂蒙正榜始。分甲。自太平

興國八年。王世則榜始。賜袍笏。自大中祥符中。姚暉榜始。〔案〕文獻通攷。賜袍笏。亦自呂蒙正榜始。錫宴。自呂蒙正榜始。賜同出

身。自王世則榜始。賜別科出身。自咸平三年。陳堯咨榜始。唱名。自雍熙二年。梁灝榜始。封彌謄錄。覆攷編

排。皆始于景德祥符之間。〔案〕宋史選舉志。淳化元年。蘇易簡知貢舉。糊名攷校。遂爲例。景德四年。定親試進士條制。試卷內臣收之。付編排官。去其卷首鄉貫狀。別以字號第之。付封彌官。謄寫校勘。用御書院印。付攷官。定等。畢復

封彌。送覆攷官。再定等。編排官閱其同異。未同者。再攷之。如復不同。即以相附近者爲定。取鄉貫狀字號。合之。即第其姓名。差次。并試卷以聞。大中祥符八年。始置謄錄院。令封印官。封試卷。付之集書吏。錄本文獻通攷。謂糊名攷校。淳化已用之。殿試。景德復用之。禮部。此書

以封彌。與謄錄。覆攷。編排。並言。始于景德祥符間。似脫漏淳化糊名前事。蔡齊。大中祥符八年。舉進士第一。眞宗臨軒。見其舉止端重。顧謂宰相寇準

曰得人矣。特詔金吾給驕從，使傳呼道上，因以爲例。

開寶六年，翰林學士李昉知貢舉，放進士及諸科及第者凡三十八人，下第進士徐士廉，自陳屈抑，卽詔貢部以入等進士，并終場經學人，並親覆于殿廷，內出未明求衣賦，懸爵待士詩，進士宋準等一百二十七人，並放及第，昉所放，退落者十人。

〔案〕文獻通攷云：昉取宋準等十一人，上令籍下第人，召見擇之，并準等御試詩賦，黜昉所取武濟川一人，續取十六人，附後，共得進士二十六人，又五經開元禮三禮三傳三史學究明法諸科，共一百有一人，恰合此書一百二十七人之數，惟初取十一人，與三十八人，後黜一人，與十人，彼此多寡懸殊，當是通攷專言進士，此書合諸科言之。

責授昉太常寺卿，御試舉人，自此始也。

〔案〕文獻通攷云：昉等皆坐責，自茲殿試遂爲常式，又云：是年雖別試，而共爲一榜，至八年，御試別爲升降，始有省試殿試之分，省元狀元之別。

大中祥符元年，貢士萬二千人，真宗自擇太子少保晁迥，知貢舉。

仁宗慶歷二年，詔罷殿試，時臣僚言：〔案〕文獻通攷宋史選舉志，並作知制誥富弼言。國家沿隋唐之制，設進士科，取采賢俊，雖至公

之道，過于前代，而得人之實，或所未至，蓋自咸平景德後，條約漸密，然省試有三長，殿試有三短，省試主文者四五人，皆兩制辭學之臣，又選館閣官數人，以助攷校，復有監守巡察，糊名，謄錄，上下相警，不能容毫釐之私，一長也。又引試凡三日，詩賦可以見辭藝，策論可以見才識，四方之士，得以盡其所蘊，二長也。又貢院凡兩月餘，日研究差次，必窮功悉力，然後奏號，三長也。殿試攷校之官，多不精慎，一短也。一日試

詩賦論三題不能盡人之才。二短也。攷校不過十日。不暇研究差次。三短也。或云省試放榜。則恩歸有司。殿試唱第。則恩出主上。是忘取士之實。而務收恩之名也。歷代取士。悉委有司。獨後漢文吏課牋奏。而上之端門。亦未聞天子親試也。至唐武后載初之年。始有殿試。此安足法哉。往時未有糊名謄錄之制。主文者。尙可專取捨。今既無以容其私。則殿試未見所長。請自今。南省放榜。必恐恩歸有司。則宜如天聖二年。貢舉先令。攷定高下。以混榜引于殿廷。然後賜第。則與殿試無異矣。因降是詔。

〔案〕文獻通攷載是篇大略相同。其末云。遂詔罷殿試。而議者多言。

其輕上恩際故事。旋復殿試如舊。

韓忠獻公。宋景文公。同召試中選。是時王德用帶平章事。例當謝。自謙空疎。德用曰。亦曾見程文。誠空疎。少年更宜學問。二公大不堪。景文至曰。吾屬見一老衙官。是納誨也。後二公俱大名。德用已卒。忠獻謂景文曰。王公雖武人。尙有前輩激勵。成就後學之意。

樂律

太祖乾德元年。將有事于南郊。翰林學士竇儼。撰定樂章。降神用高安。皇帝行禮用隆安。奠玉幣用嘉安。奉俎用豐安。酌獻飲福並用禧安。亞獻終獻並用正安。送神用高安之曲。

〔案〕宋史樂志載竇儼撰樂章。在建隆元年。此因乾德元年。始南郊。故繫年互

異。

治平二年禮官李育言開寶通禮載圜丘宗廟大樂令率二舞工人就位文舞陳于縣北武舞立于縣南今郊廟文武二舞工六十八人方行禮時文舞旣罷乃捨羽籥執干戚以爲武舞竊惟天子親執珪幣以事天地祖考可謂極嚴恭矣而舞者紛然旁午縱橫于下進退取捨蹙迫如此非所以稱嚴恭之意也上曰自今郊廟二舞各用六十四人以備八佾自是二舞之數全矣

崇寧四年九月蔡京用魏漢津鑄九鼎作大晟樂時漢津取身爲度之義以帝年二十四當四六之數取帝中指以爲黃鍾之寸而生度量權衡以作樂漢津本剩員兵士爲范鎮虞候見其制作略取之而京又使劉曷緣飾之

〔原註〕以上見楊氏編年

嘗攷劉曷大晟樂論云五季滅裂之餘樂音散亡周世宗觀樂懸問工人不能

答乃命王朴審定制其規模鄙陋聲音焦急非惟朴之學識不能造微蓋焦急之音適與時應藝祖以其聲高近于哀思乃詔和峴減下一律仁祖朝詔李照與諸儒典治取京縣黍累尺成律審其聲猶高更用太府布帛尺爲法乃下太常四律然太府尺乃隋尺也照知樂聲之高而無法以下之乃取世俗之尺以爲據是時樂工病其歌聲太濁乃私賂鑄工使減銅齊實下舊制三律然照卒莫之辨于是議者紛然遂廢不用皇祐中命阮逸胡瑗參定詔天下知樂者亟以名聞逸瑗減下一律三年而樂成言者以其制不合于古鐘聲龔鬱震掉不和滋甚遂獨用之常祀朝會焉神考肇新憲度將作禮樂以文治功元豐中採楊傑之論驛召范鎮劉几與傑參議下王朴樂二律用仁祖所制編鐘稽攷古制是正闕失煥然詳明

夔出前世焉。然諸儒之議，互有異同，而其論不出于西漢。雖粗能減定，而其律皆本于王朴，未有能超然自得，以聖王爲師者也。魏漢津居西蜀，師事李良，授鼎樂之法。良惟以黃帝后夔爲法，餘代皆有所去取。皇祐中，漢津與房庶以善樂被薦，旣至，黍律已成。阮逸始非其說，漢津不得伸其所學，後逸之樂不用，乃退與漢津議指尺，作書二篇，敘述指法。其書行于世。漢津嘗陳其說于太常，樂工憚改作，皆不主其說。逮崇寧初，上以英明濬哲之姿，慨然遠覽，將稽帝王之制，而自成一代之治，乃詔宰臣置僚屬，令講議大政。顧惟大樂之制，訛謬殘闕甚矣。太常以樂器敝壞，遂擇諸家可用者，琴瑟制度參差不同，簫籥之屬，樂工自備。每大合樂，聲韻淆雜，而皆失之太高。箏筑阮秦晉之樂也，乃列于琴瑟之間。熊羆案梁隋之制也，乃設于宮架之外。笙不用匏，舞不象成，曲不協譜。樂工率農夫市賈，遇祭祀朝會，則追呼于阡陌閭閻之中，教習無成，懵不知音。議樂之臣，以樂經散亡，無所據依。秦漢之後，諸儒自相非議，不足取法，乃博求異人，而以漢津之名達于上焉。高世之舉，適契聖心，乃請以聖上中指三節爲三寸，三三爲九，而黃鍾之律成焉。漢津得之于師曰：人君代天理物，其所稟賦必與衆異。然春秋未及，則其寸不足；春秋旣壯，則其寸有餘。惟三八之數爲人正，得太簇之律。今請指之年，適與時應。天其興之乎！前此以黍定律，遷就其數，曠歲月而不能決。今得指法，裁而爲管尺律之定，曾不崇朝，其聲中正平和，清不至高，濁不至下，焦急之聲一朝頓革。聞者無不懽忻，調唱和氣，油然而生焉。越崇寧四年八月庚寅，樂成，詔罷舊樂，賜新樂名曰大晟。

明年冬致祠于帝鼐殿。有甘露。自龍角鬣下降。

〔案〕崇寧四年鑄帝鼐九鼎成。大觀間御製大晟樂記云。明年冬備三獻九奏奉祠鼎鼐。後有雙鶴來儀。不言甘露降。則此特尉之節說也。詔

令樂府官屬排設宮架。備三獻九奏。以祇謝景貺。曲再作。有雙鶴迴旋于宮架之上。後再習樂。羣鶴屢至。黃帝大合樂。有玄鶴六舞于前。蓋和聲上達。而後鶴爲之應。傳曰。不見其形。當察其影。世之知音者。鮮矣。而羽物之祥。可卜其聲和也。蓋聲音之和。上繫人君之壽考。下應化日之舒長。焦急之聲。固不可用于隆盛之世。昔李照欲下其律。乃曰。異日聽吾樂。當令人物舒長。照之樂。固未足以感動和氣如此。然亦不可謂無其意矣。自藝祖御極。知樂之聲高。歷一百五十餘年。而後中正之聲乃定。蓋奕世修德。和氣薰蒸。一代之樂。理若有待。壽考舒長之應。豈易量哉。四年八月庚寅。崇政殿奏新樂。詔曰。道形而下。先王體之。協于度數。播于聲詩。其樂與天地同流。雅頌不作久矣。朕嗣承令緒。荷天降康。四海泰定。年穀順成。南至夜郎。牂牁。西踰積石。青海。罔不率俾。禮樂之興。百年于此。然去聖逾遠。遺聲復存。迺者得隱逸之士于草茅之賤。獲英莖之器于受命之邦。適時之宜。以身爲度。鑄鼎以起律。因律以制器。按協于庭。八音克諧。蓋祖宗積累之休。上帝克相。豈朕之德哉。昔堯有大韶。舜有大韶。三代之王。亦各異名。今追千載而成一代之制。宜賜名曰大晟。朕將薦郊廟。享鬼神。和萬邦。與天下共之。豈不美歟。其舊樂勿用。實錄不載詔旨。亦不載本紀。于辛卯日。書賜新樂名大晟。置府建官。辛卯大理卿曹調。少卿李孝稱。中書舍人張閣。許光凝。各以本職進對。上謂閣曰。昨日新樂如何。閣對曰。昨日所按大晟樂。非特八音克諧。盡善盡美。至于樂莫不

皆應古制。竊聞初按時。已有翔鶴之瑞。與簫韶九成。鳳凰來儀。亦何以異。臣無知識。聞此和聲。但同鳥獸。踴舞而已。閣因奏。被旨以古州等處納土。差官奏告。永昭永厚。陵上曰。古州是古牂牁夜郎之地。閣對曰。牂牁夜郎。接連南陸。最爲荒遠。所謂上仁所不化者。今不緣征誅文告之煩。舉國內屬。非陛下文德誕敷。何以致此。今告功諸陵。在天之靈。亦當顧享。次光凝奏云。昨日按新樂。臣忝侍從之末。得遇榮觀。不勝幸甚。上曰。八音甚諧。光凝曰。此聖德所致。可謂治世之音。安以樂。至如陛下收復青唐。趙懷德歸順。近古州二千餘里。盡內附。今正功成作樂之時。上曰。盡出詒謀。光凝曰。神考厲精庶政。今陛下收其成效。若非陛下善繼善述。何以致此。九月乙未朔。以九鼎成。御大慶殿受賀。始用新樂。

大觀四年八月丁卯。御製大晟樂記云。在藝祖時。常詔和峴。在仁宗時。常詔李照。阮逸。在神考時。常詔范鎮。劉几。然老師俗儒。末學昧陋。不達其原。曾不足以奉承萬一。以迄于今。朕仰繼先烈。推而明之。蓋古之作樂者。事與時並。名與功偕。制作各不同。故文王作周。大勳未集。則簾業之聲。不可行于武成之後。武王嗣武。卒其功伐。則大武之聲。不可施于太平。君子持盈守成之日。周雖舊邦。樂名三易。朕承累聖之謀。述而作之。有在乎是。然奮乎百世之下。以追千古之緒。遺風餘烈。莫有存者。夙夜以思。賴天之靈。祖宗之休。李良之弟子。出于卒伍之賤。獻黃帝后夔正聲中聲之法。宋成公之英莖。出于受命之邦。得其制作。範模之度。協于朕志。于是斥先儒累黍之惑。近取諸身。以指爲寸。以寸生尺。以尺定律。而樂出焉。爰命有司。庀

徒鳩工。一年制器。三年樂成。而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之器備。以崇寧四年八月庚寅。按奏于崇政殿。庭八音克諧。不相奪倫。越九月朔。百僚朝大慶殿。稱慶樂九成。羽物爲之應。有鶴十隻。飛鳴其上。乃賜名曰大晟。置府建官。以司掌之。明年冬。備三獻九奏。奉祠鼎鼐。復有雙鶴來儀。自後樂作。則鶴至。形影之相召。于以薦壇廟。和萬邦。與天下共之。乃按習于宮掖。教之國子。用之大學。辟靡頌之三京。四輔。以及藩府焉。及親筆手詔。布告中外。以成先帝之志。不其美歟。孟子曰。今樂猶古樂。蓋感人以聲。則無古今之異。四夷之樂。先王所不廢也。雖樂不同。而聲豈有二。古今參用。永爲一代之制。繼周勺之後。革百王之陋。以遺萬世。貽厥子孫。永保用享。大觀庚寅八月一日宣和殿記。

政和三年五月。御筆手詔。樂廢久矣。歷世之君。千有餘歲。莫之能述。以迄于今。去古尤遠。循沿五季之舊。非治世之音。祖宗肇造之始。每未遑暇。百年後興。蓋在今日。崇寧之初。納漢津之說。成大晟之樂。薦之郊廟。而未施行于燕饗。夫今樂猶古樂也。知樂者。知其情而已。循聲以知音。循音以知樂。循樂以知政。所通在政。所同在音。而無古今之異。比詔有司。以大晟樂。播之教坊。按試于庭。五聲既具。八音始全。無怨滯焦急之聲。有純厚皦繹之美。朕奉承聖謨。立政造事。昭功繼志。一紀于茲。乃者玄圭告成。今則雅樂大備。功成而作。于是始信荷天之休。宗廟遂謀。追三代之盛。成一代之制。以遺萬世。嘉與天下共之。可以所進樂。並頒行天下。舊樂悉行禁止。仍令尙書省措置。立法行下。故茲詔示。想宜知悉。牒奉敕依。已得指揮。并大

晟府既頒降候頒行日禁止舊樂。

六年閏正月戊申大晟府奏神宗皇帝嘗命儒臣肇造玉磬藏之樂府乞令略加磨礱俾與律合并造金鐘專用于明堂以薦在天之神從之。

歷象

太宗詔新歷載六十甲子。至道二年十一月司天冬官正楊文鑑請于新歷六十甲子外更增二十年。事下有司判司天監苗守信等議以爲無所稽據不可行用。帝曰支干相承雖止六十儻兩周甲子共成上壽之數使期頤之人得見所生之歲不亦善乎。因詔新歷以百二十甲子爲限自此始。

仁宗朝司天論月蝕分刻。皇祐五年知制誥王洙言。〔案〕宋史歷志不載是年月食事及王洙奏議此可補其闕。據司天監李用晦等狀。

十一月望月蝕十分七。歷並同復圓在晝不辨刻。惟驗起虧時刻內宣明算在丑正二刻。儀天丑正三刻。應天乾元寅初一刻後。大衍景福寅初二刻。而其夜食寅初四刻。惟大衍景福稍近。然景福算景祐三年四月朔日食二分強。而崇天乾元宣明不食。後果不食。大衍歷算唐開元十二年七月戊午朔日食八分半。十三年十二月庚戌朔日食十五分之十三。至日皆不食。所以一行大衍歷議云假令理歷者因開元二食曲變交限以就之。則所協甚少。而所失甚多。用晦等亦不敢指定大衍景福爲密。緣歷算日交月食諸歷互有疎密。不可常准的。蓋月日豈不少有盈虧。亦變常不定。歷象必無全密。所謂天道遠而人道邇。

古來撰歷名賢如太史公洛下閎劉歆張衡杜預劉綽李淳風僧一行等尙不能窮究況用晦等淺學止依古法推步難爲指定日月所食疎密又據編修唐書官劉義叟狀據歷官等稱參校諸歷互有疎密及稱止依古法推步不敢指定歷准的參定者古聖人歷象之意止于恭授人時雖則豫攷定交會不必膠合辰刻故有修德救食之理天道神變理非可盡設謂必可盡耶則先儒不容自爲疎闊又大衍等七歷所差不多法數大同而小異亦是遞相因藉乘除積累漸失毫釐且辰刻更籌惟據漏刻或微有遲速未必獨是歷差按隋歷志日月食既有起訖早晚亦或變常進退于正見前後十三刻半內候之今止差三刻或是天道變常未爲乖謬又一行于開元中治歷以大衍及李淳風麟德劉綽皇極三歷校日食三十事大衍課第一所申纔二十二麟德得五皇極得十以一行聰明博達時謂聖人宜攷古今尙未能盡如淳風輩益以疎遠況聖朝崇天歷法頒用踰三十年誕布海內熟民耳目方將施之無窮兼所差無幾不可偶緣天變議改移詰其本原蓋亦出于大衍其景福歷行于唐季非治世之法不可循用詔仍用崇天歷法

英宗治平元年三月賜新歷名曰明天命翰林學士承旨王珪序之初上卽位司天監奏崇天歷五星之行及諸氣節有差詔判司天監周琮等七人同造新歷

〔案〕宋史英宗卽位命判司天監周琮及司天冬官正王炳丞王棟主簿周應祥周安世馬傑靈臺郎楊得言作新歷此書止

載琮等七人而官職姓名俱未及詳。

歷成而中官舒易簡監生石道李遵各獻其所造歷。詔翰林學士范鎮諸王府侍講孫思恭國子監直講劉攽詳定。周琮等所造最密。乃用其歷。遷琮等各兩官。賜物有差。然琮等歷後亦不可用。而琮等皆奪所得官。

〔案〕宋史熙寧三年七月以琮等推驗月食不效乃詔復用崇天歷奪琮等所遷官與此可互證。

天文官李自正上星變圖且言月與太白俱犯昴當有邊兵大起。上謂輔臣曰陰陽占候之說或中或否。紂以甲子亡武王以甲子興盛衰之理何其異也。由是言之王者當祇畏天道要在人事應之如何爾。

宋朝事實卷十五

耜田

明道元年十二月。上謂宰臣曰。朕觀古之興王。皆重農桑。以爲厚生之本。朕欲躬耜耜田。庶驅天下游食之民。盡歸南畝。宰臣賀曰。陛下親發德音。躬耜以勸天下之民。皆致治之大本。臣等備位宰輔。不勝慶幸。乃下詔曰。庶政之本。蓋先于農。五禮之經。莫重于祭。所以敦化阜俗。昭孝息民。致理之源。率由茲道。朕祇若靈命。臨拊萬方。守積累之洪基。荷清寧之大德。然賴母儀訓助。衡宰輔成。暨中外之庶官。皆夙夜而勤職。是致九圍靜謐。百姓康熙。內惟涼薄之姿。敢怠寅威之戒。園丘告類。雖屢展于國容。千畝躬耜。尙闕修于古制。念太宗在御之日。行東郊執耒之儀。憲度具存。典章咸備。今欲述先烈。循祖考前規。申命攸司。因時歲事。恭惟皇太后。恢宣聖範。保佑冲人。于茲十年。克成丕業。亦未嘗親詣太室。祇薦嘉羞。仲昭事之誠。答眷懷之祉。復以歲時大順。宮寢肇新。元歷載更。休祥沓應。顧茲禘禮。可舉而行。朕則躬耜。穡之艱難。勤身而率下。皇太后則謝祖宗之貺祐。精意以告虔。信有合于經彝。庶永光于簡冊。爰伸誕告。用示先期。朕以來年二月內。擇日行耜田之禮。兼皇太后自垂簾聽政。以來。未曾恭謝宗廟。朕已稟奉慈旨。于耜田前。

請皇太后恭謝宗廟。其來年冬至，更不行南郊之禮。所有合行諸般恩賞，並特就耕田恭謝宗廟禮畢，一依南郊例施行。二年二月乙巳，皇太后赴太廟，親享七室禮成，還宮。〔案〕宋史：皇太后服袞衣，儀天冠，饗太廟。皇太妃亞獻，皇后終獻。此書所載稍略。上

御天安殿發冊。上太后尊號曰應天齊聖顯功崇德仁慈保壽皇太后。禮畢，是日上宿天安殿，百官宿齋于朝堂。丙午，宿齋于東郊。日旁有黃雲如龍鳳。丁未，祀神農氏于壇，乃就耕位，執耜行耕田之禮。禮儀使張士遜奏三推而止。上曰：朕將耕終千畝，以勸天下之力農。士遜固請，乃耕十二步而止。〔案〕宋史禮志及本紀皆不載仁宗耕十

二步事。此可補其闕。

御親耕壇。公卿以下執耒，耕田令奉種，種之種。司農卿受而灑之，率屬以終其事。還御正陽門，下制曰：朕欽承皇統，遵奉母儀，底定萬邦，勤勞一紀，陽郊嚴配，既屢展于孝思，儲駕躬耕，尙未遵于祖則。是用秩開元之遺事，述端拱之舊章，悉祀農壇，親臨帝藉，復茲闡之憲古，款清廟以謝成。圭瓚告虔，輦珩從獻，樂崇九奏，禮備三犧。嘉夷夏之駿奔，感神靈之降格，威儀卒獲，福祿來同。可大赦天下。云云。宣制畢，百官稱賀。上御天安殿，攝太尉呂夷簡等上尊號曰睿聖文武體天法道仁明孝德皇帝。

財用

仁宗寶元二年，陝西用兵，輔臣議節浮費，有議減百官及軍班等俸賜者。上曰：朕所欲去者，乘輿服御，至于宮掖奢侈奇巧，無名之費，不急之用爾。國家當擇人以任職，至于俸賜，自有定制，何用紛紛裁減，以駭

中外乎。可下詔申諭之。六月壬戌。詔曰。朕猥奉鴻業。深惟永圖。恭己愛人。勵精求治。欲素樸形于天下。風化始于朝廷。專命近臣。議去浮費。爰自乘輿之所御。以至宮掖之所須。盡屏紛華。一敦簡儉。若夫設官置吏。分總事聯。經武制軍。參處營衛。惟其廩稍之給。具載等差之常。務從定規。無或過議。其文武百官。及軍班等俸賜。宜令詳定。所不得輒行裁減。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嘉祐四年正月丁亥。詔三司以天下廣惠倉隸司農。遂州選幕職曹官各一人專監。每歲十月。別差官檢視。老弱病疾。不能自給之人。籍定姓名。自次月一日結米一升。幼者半升。每三日一給。至明年二月止。有餘積。量諸縣大小。而均給之。六月。詔諸路轉運司。鄰路鄰州。災傷而輒閉糴者。以違制坐之。初。諫官吳及言。春秋之時。諸侯相傾。竊地專封。固不以天下生靈爲憂。然猶同盟之國。有救患分災之義也。凡外災。則不書。莊公十一年。書宋大水。昭公十八年。書宋衛陳鄭災。然則皆外災也。所以書者。是亦承告之辭。而患難相恤之謂也。又莊公二十八年。臧孫辰告糴于齊。魯記之。又以鬯圭玉磬。如齊告糴。曰。不腆先君之敝器。敢告滯積。以舒職事。齊人歸其玉。而與之糴。僖公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傳云。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諸侯無書獲之例。而經書曰。獲晉侯。貶絕之也。戰國之世。王道不絕。如綫。一有閉糴。而春秋誅之。陛下恩施動植。視人如傷。然州郡之間。官司各專其民。擅造閉糴之令。一路饑。則鄰路爲之閉糴。一郡饑。則鄰郡爲之閉糴矣。二千石以上。所宜同國休戚。而班布主恩。坐視流離。又甚。

于春秋之時。豈聖朝所以子育兆民之意哉。故下是詔。

英宗嘉祐八年十二月庚寅。詔京師老疾孤窮丐者。雖有東西福田院。給錢米者。才二十四人。可卽寶勝壽聖禪院。置南北福田院。并東西各蓋屋五十間。所養各以三百人爲額。歲出內藏錢五千貫給之。始益州豪民十餘萬戶。連保作交子。每年與官中出夏秋倉盤量人夫。及出修糜棗堰。丁夫物料。諸豪以時聚首。同用一色紙印造。印文用屋木人物。鋪戶押字。各自隱密題號。朱墨間錯。以爲私記。書填貫不限多少。收入人戶見錢。便給交子。無遠近行用。動及萬百貫。街市交易。如將交子。要取見錢。每貫割落三十文爲利。每歲絲蠶米麥將熟。又印交子一兩番。捷如鑄錢。收買蓄積。廣置邸店屋宇園田寶貨。亦有詐僞者。興行詞訟不少。或人戶衆來要錢。聚頭取索。印關閉門戶不出。以至聚衆爭鬧。官爲差官攔約。每一貫多只得七八百。侵欺貧民。知府事諫議大夫寇瑊奏。臣到任。誘勸交子戶王昌懿等。令收閉交子鋪。封印卓更不書放。直至今年春。方始支還人上錢。了當其餘外縣。有交子戶。並皆訴納。將印卓毀棄。訖乞下益州。今後民間更不得似日前置交子鋪。奉聖旨。令轉運使張若谷。知益州薛田。同共定奪。奏稱川界用鐵錢。小錢每十貫。重六十五斤。折大錢一貫。重十二斤。街市買賣。至三五貫文。卽難以攜持。自來交子之法。久爲民便。今街市並無交子行用。合是交子之法。歸于官中。臣等相度。欲于益州。就係官廳宇。保差京朝官別置一務。選差專副曹司。揀搯子逐日侵早入務。委本州同判。專一提轄。其交子。一依自來百姓出給。

者闊狹大小仍使本州銅印印記若民間僞造許人陳告支小錢五百貫犯人決訖配銅錢界奉敕令梓路提刑王繼明與薛田張若谷同定奪聞奏稱自住交子後來市肆經營買賣寥索今若廢私交子官中置造甚爲穩便仍乞鑄益州交子務銅印一面降下益州付本務行使仍使益州觀察使印記仍起置簿歷逐道交子上書出錢數自一貫至十貫文合用印過上簿封押逐旋納監官處收掌候有人戶將到見錢不拘大小鐵錢依例準折交納置庫收鎖據合同字號給付人戶取便行使每小鐵錢一貫文依例剋下三十文人官其回納交子逐旋毀抹合同簿歷天聖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到本府至二年二月二十日起首書旋一週年共書放第二界三百八十八萬四千六百貫景祐三年置監官二員輪宿皇祐三年二月三日三司使田況奏自天聖元年薛田擘劃興置益州交子至今累有臣僚講求利害乞行廢罷然以行用既久卒難改更兼自秦州兩次借卻交子六十萬貫並無見錢椿管只是虛行刷印發往秦州入中糧草今來散在民間轉用艱阻已是壞卻元法爲弊至深轉運司雖收積餘錢撥還更五七年未得了當卻勒第十三界書造交子兌換行用憑虛無信一至于此乞今後更不許秦州借支奉聖旨依奏熙寧元年轉運司奏逐界交子十分內紐定六分書造一貫文四分書造五百文重輕相權易爲流轉奉聖旨依行

蘇轍元祐會計錄序曰臣聞漢祖入關蕭何收秦圖籍周知四方盈虛強弱之實漢祖賴之以并天下丙

吉爲相。匈奴嘗入雲中代郡。吉使東曹攷按邊瑣。條其兵食之有無。與將吏之才否。遂巡進對。指揮遂定。由此觀之。古之人所以運籌帷幄之中。制勝千里之外者。圖籍之功也。蓋事之在官。必見于書。其始無不具者。獨患多而易忘。久而易滅。數十歲之後。人亡而書散。其不可攷者多矣。唐李吉甫始簿錄元和國計。并包巨細。無所不具。國朝三司使丁謂等因之。爲景德皇祐治平熙寧四書。網羅一時出納之計。首尾八十餘年。本末相授。有司得以居今而知昔。參酌同異。因時施宜。此前人作書之本意也。臣以不佞待罪地官。上承元豐之餘業。親觀二聖之新政。時事之變易。財賦之登耗。可得而言也。謹按藝祖皇帝創業之始。海內分裂。租賦之入。不能半今世。然而宗室尙鮮。諸王不過數人。仕者寡少。自朝廷郡縣。皆不能備官。士卒精練。常以少克衆。用此三者。故能奮于不足之中。而綽然常有餘。及其列國款附。琛貢相屬于道。府庫充塞。創景福內庫。以蓄金幣。爲殄虜之策。太宗因之。克平太原。眞宗繼之。懷服契丹。二患旣弭。天下安樂。日登富庶。故咸平景德之間。號稱太平。羣臣稱頌功德。不知所以裁之者。于是請封泰山。祀汾陰。禮亳社。屬車所至。費以鉅萬。而上清昭應崇禧景靈之宮。相繼而起。累世之積。糜耗多矣。其後昭應之災。臣下復以營繕爲言。大臣力爭。章獻感悟。沛然遂與天下休息。仁宗仁聖。清心省事。以幸天下。然而民物蕃庶。未復其舊。而夏賊竊發。邊久無備。遂命益兵以應敵。急征以養兵。雖間出內藏之積。以求紓民。而四方騷然。民不安其居矣。其後西戎旣平。而已益之兵。遂不復汰。加以宗子蕃衍。充物宮邸。官吏冗積。員溢于位。

財之不贍爲日久矣。英宗嗣位。慨然有捄弊之意。羣臣竦觀。幾見日新之政。而大業未遂。神考嗣世。忿流弊之委積。閱財力之傷耗。覽政之初。爲強兵富國之計。有司奉承。違失本旨。始爲青苗助役。以病農民。繼爲市易鹽鐵。以困商賈。利孔百出。不專于三司。于是經入竭于上。民力屈于下。繼以南征交阯。西討拓跋。用兵之費。一日千金。雖內帑別藏。時有以助之。而國亦憊矣。今二聖臨御。方恭默無爲。求民之疾苦而療之。令之不便。無不釋去。民亦少休矣。而西夏不賓。水旱繼作。凡國之用度。大率多于前世。當此之時。而不思所以濟之。豈不殆哉。臣歷觀前世。持盈守成。艱于創業之君。蓋盈之必溢。而成之必毀。物理之至。有不可逃者。盈成之間。非有德者不安。非有法者不久。昔秦隋之盛。非無法也。內建百官。外列郡縣。至于漢唐。因而行之。卒不能改。然皆二世而亡。何者。無德以爲安也。漢文帝恭儉寡欲。專務以德化民。民富而國治。後世莫及。然身沒之後。七國作難。幾于亂亡。晉武帝削平吳蜀。任賢使能。容受直言。有明主之風。然而亡不旋踵。子弟內叛。羌胡外亂。遂以失國。此二帝者。皆無法以爲久也。今二聖之治。安而靜。仁而恕。德積於世。秦隋之憂。臣無所措心矣。然而空匱之極。法度不立。雖無漢晉強臣敵國之患。而數年之後。國用曠竭。臣恐未可安枕而臥也。故臣願得終言之。凡會計之實。取元豐之八年。而其爲別有五。一曰收支。二曰民賦。三曰課入。四曰饋運。五曰經費。五者既具。然後著之以見在。列之以通表。而天下之大計。可以盡地而談也。若夫內藏右曹之積。與天下封樁之實。非昔三司所領。則不入會計。將著之他書。以備覽觀焉。

蘇轍民賦序曰。古之民政。有不可復者三焉。自祖宗以來。論事者嘗以爲言。而爲政者嘗試其事矣。然爲之愈詳。而民愈擾。事之愈力。而功愈難。其故何哉。古者隱兵于農。無事則耕。有事則戰。安平之世。無廩給之費。征伐之際。得勤力之士。此儒者之所嘆息而言也。然而熙寧之初。爲保甲之令。民始嫁母贅子。斷壞支體。以求免丁。及其旣成。子弟挾縣官之勢。以邀其父兄。擅弓矢之技。以暴其鄉鄰。至今河朔京東之盜。皆保甲之餘也。其後元豐之中。爲保馬之法。使民計產養馬。畜馬者衆。馬不可得。民至持金帛買馬于江淮。小不中度。輒斥不用。郡縣歲時閱視。可否權在幣駟。民不堪命。民兵之害。乃至于此。此所謂不可復者一也。周官泉府之制。凡民之貸者。以國服爲之息。貸而求息。三代之政。有不然者矣。詩曰。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而孟子亦云。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蓋有是道矣。而未必有常數。亦未必有常息也。至于熙寧青苗之法。凡主客戶得相保任。而貸其息。歲取十二。出人之際。吏緣爲姦。請納之勞。民費自倍。凡自官而及私者。率取二而得一。自私而入公者。率輸十而得五。錢積于上。布帛米粟。賤不可售。歲暮寒苦。吏卒在門。民號無告。二十年之間。民無貧富。家產盡耗。此所謂不可復者二也。古者治民。必周知其夫家田畝六畜器械之數。未有不知其數。而能制其貧富者也。未有不能制其貧富。而能得其心者也。故三代之君。開井田。畫溝洫。謹步畝。嚴版圖。因口之衆寡。以授田。因田之厚薄。以制賦。經界旣定。仁政自成。下及隋唐。風流已遠。然其授民田。有口分永業。皆取之于官。其斂民財。有租庸

調皆計之于口。其後世亂法壞。變爲兩稅。戶無主客。以見居爲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田之在民。其漸由此貿易之際。不可復知。貧者急于售田。則田少而稅多。富者利于避役。則田多而稅少。僥倖一興。稅役皆弊。故丁謂之記景德。田況之記皇祐。皆以均稅爲言矣。然嘉祐中。薛向孫琳始議方田。量步畝。審肥瘠。以定賦稅之入。熙寧中。呂惠卿復建手實。挾私隱。崇告訐。以實貧富之等。元豐中。李琮追究逃絕。均虛數。虐編戶。以補失陷之稅。此三者。皆爲國斂怨。所得不補所失。事不旋踵而罷。此所謂不可復者三也。故臣愚以謂。爲國者當務實而已。不求其名。誠使民盡力耕田。賦輸以養兵。終身無復征戍之勞。而朝廷招募勇力強狡之民。教之戰陣以衛良民。二者各得其利。亦何所不可哉。富民之家。取有餘以貸不足。雖有倍稱之息。而子本之債。官不爲理。償進之日。布縷菽粟。雞豚狗彘。百物皆售。州縣晏然。處曲直之斷。而民自相養。蓋亦足矣。至于田賦厚薄多寡之異。雖小有不齊。而安靜不擾。民樂其業。賦以時入。所失無幾。因其交易。而質其欺隱。繩之以法。亦足以禁其太甚。昔宇文融括諸道客戶。州縣觀望。虛張其數。以實戶爲客。雖得戶八十萬餘。歲得錢數百萬緡。而百姓困弊。實召天寶之亂。均稅之害。何以異此。凡此三者。皆儒者平昔之所稱頌。以爲先王遺法。用之足以致太平者也。然數十年以來。屢試而屢敗。足以爲後世好名者之戒矣。惟嘉祐以前。百役在民。衙前大者主倉庫。躬饋運。小者治燕饗。職迎送。破家之禍。易于反掌。至于州縣役人。皆貪官暴吏之所誅求。仰以爲生者。先帝深究其病。鬻坊場。以募衙前。均役錢。以雇諸役。使民

得闔門治生。而吏不敢苛問。有司奉行。不得其當。坊場求數倍之價。役錢取寬剩之積。而民始困躓不堪。其生矣。今二聖鑒觀前事。知其得失之實。既盡去保甲青苗均稅。至于役法。舉差雇之中。惟便民者取之。郡縣奉承。雖未卽能盡。而天下之民。知天子之愛我矣。故臣于民賦之篇。備論其得失。俾後有攷焉。

宋朝事實卷十六

兵刑

自唐天寶後。歷肅代。藩鎮不復制。以及五代之亂。太祖卽位。罷藩鎮權。擇文臣使治州郡。至今百餘年。生民受賜。每一詔下。雖擁重兵。臨大衆。莫不卽時聽命。

建隆二年。太祖謂宰臣曰。五代以來。諸侯跋扈。有枉法殺人。朝廷置而不問。刑部之職。幾廢。且人命之至重。姑息藩鎮。當若是耶。令諸州決大辟訖。錄案聞奏。委刑部覆視之。奏案自此始。

太祖嘗讀虞書。嘆曰。堯舜時。四凶之罪。止從投竄。何近代憲網之密耶。蓋有意于措刑也。故自開寶以來。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貸其死。

五代時。鼎。澧。辰。沅。邵陽五州之境。

〔案〕江少虞事實類苑作武陵。辰。澧。邵陽。爲五州。宋史作辰。錦。溪。巫。敘。爲五州。與此互異。

各有蠻獠保聚。依山阻江。殆十餘萬。

馬希範。周行逢。時數出寇邊。以至圍迫辰沅二州。

〔案〕宋史作辰永二州。

殺掠民畜。歲歲不寧。太祖旣下荆湖。思得通

蠻情。習險阨。智勇可任者。以鎮撫之。有辰州獠人秦再雄者。長七尺。武健多謀。在周行逢時。屢以戰鬪立功。蠻黨畏伏。太祖召至闕下。察知可用。以一路之事付之。再雄起蠻酋。除爲辰州刺史官。其一子爲殿直。

賜予甚厚。仍使自辟吏屬。盡與一州租賦。再雄感激異恩。誓死報効。至州日。訓練士兵。得三千人。皆能被甲渡水。歷山飛塹。捷如猿猱。又遣親校二十八人。分使諸蠻。以傳朝廷懷來之意。莫不從風而靡。各得降表以聞。太祖大喜。再召至闕。面加獎諭。再雄伏地流涕。嗚咽不勝感恩。改辰州團練使。又以其門客王乃成。〔案〕宋史作王允成。爲本州推官。再雄盡瘁邊圉。故終太祖世。無蠻貊之患。五州延袤數千里。不增一兵。不費帑庾。而邊境安安。由神機駕用一再雄而已。

淳化三年。太宗謂宰相曰。治國之道。在乎寬猛得中。寬則政令不成。猛則民無所措手足。有天下者。可不慎之哉。呂蒙正曰。老子稱治大國如烹小鮮。夫魚擾之則亂。近日內外皆來上封。求更制度者甚衆。望陛下漸行清淨之化。上曰。朕不欲塞人言路。至若愚夫之言。賢者擇之。亦古典也。趙昌言曰。今朝廷無事。邊境謐寧。正當力行好事之時。上喜曰。朕終日與卿等論此事。何愁天下不治。苟天下親民之官。皆如此留心。則刑清訟息矣。

上嘗御便坐。錄京城繫囚。至日旰。近臣或以勞苦過甚爲言。上曰。不然。倘惠及無辜。使獄訟平允。不致枉撓。朕意深以爲適。何勞之有。因謂宰相曰。國家設官分職。本爲治人。如受任外官。悉能盡公決斷。焉有不治之事。古人宰一邑。治一郡。致飛蝗避境。虎渡鳳集。臣下爲政。尙能致茲感應。若帝王用意惠民。申理冤滯。豈不感召和氣。朕孜孜求治。今得天下安泰。亦其效也。宋琪曰。天下治亂。繫在一人。陛下臨御十年。勤

勞致治陰陽和順寰海寧謐每日前殿所談止在刑政退朝惟觀古史究歷代興亡善惡之事以法古成憲上資神聖中外幸甚

〔案〕宋史刑法志太宗親錄繫囚至日盱近臣或諫勞苦過甚帝曰懲惠及無告使獄訟平允朕深以爲適因謂宰相云云與此條大略相同繫于雍熙二年十月

靈州河外寨主李瓊以城降賊有司將坐其家屬上曰窮邊孤壘又無援兵緣坐之法朕不忍行也

〔案〕下文

書二年則此上自必繫年爲傳寫者脫去

二年契丹入邊邊將言文安大成二縣監軍棄城遁走請以軍法論上遣中使誅之既行謂之曰此奏尙有疑得無所部召之耶當詳而後決使至訊之果乾寧軍令部送民入城非擅離所部遽釋之上之明察如此

上謂侍臣曰法律之書甚資政理人臣若不知法舉動是過苟能讀之益人知識比來法寺新案多不識治體侍臣曰今天下所上案牘獄情已定法官止閱案定刑事之虛實不可改也當在精擇知州通判庶知清獄訟若州縣得良吏一二其下必無冤人上然之

上聞汴水輦運卒有私貨市者謂侍臣曰幸門如鼠穴何可塞之但去其尤者可矣篙工楫師苟有少販鬻但無妨公不必究問翼官物之入無至損折可矣呂蒙正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小人情僞在君子豈不知之若以大度兼容則萬事兼得曹參不擾獄市者以其兼受善惡窮之則奸慝無所容故慎勿擾也聖言所發正合黃老之道

上親錄京師繫囚。謂近臣曰。爲君勤政。卽得感召和氣。如後唐莊宗。不恤國事。惟務畋遊。動經旬浹月。每出大傷苗稼。及還。蠲其租稅。此甚不君也。張弘曰。莊宗兼惑于音律。縱酒伶官。典郡者數人。上曰。大凡君人以節儉爲本。仁恕爲念。朕在南衙時。亦嘗留意音律。今來非朝會。未嘗張樂。每旦下藥。多以鹽湯代酒。鷹犬之娛。素所不好。且多殺飛走。真誥所不許。朕嘗以此爲戒。

李繼隆討夏寇。與轉運使盧之翰有隙。欲陷之罪。乃檄轉運使。期八月出塞。令辦芻粟。轉運司調發方集。繼隆復爲檄。言陰陽人狀陳。八月不利出師。當更取十月。轉運司遂散芻粟。旣而復爲檄云。得保塞胡偵候狀。言賊且入塞。當以時進。運芻粟。卽日取辦。是時民輸輓者適散。倉卒不可復集。繼隆遂奏轉運司乏軍興。太宗大怒。立召中使一人。付三函。令乘驛取轉運使盧之翰寶玦。及某人首。丞相呂端樞密使柴禹錫。皆不敢言。惟樞密副使錢若水爭之。請先推驗有狀。然後行法。上大怒。拂衣起入禁中。二府皆罷。若水獨留廷中不退。上旣食。久之。使人偵視廷中有何報云。有細瘦而長者。尙立焉。上出詰之曰。爾以同州推官。再葺爲樞密副使。朕所以擢用爾者。爲賢爾。乃不才如是耶。爾尙留此安候。對曰。陛下不知臣無能。使待罪二府。臣當竭愚慮。不避死亡。補益陛下。以報厚恩。李繼隆外戚。貴重莫比。今陛下據其一幅奏書。誅三轉運使。雖彼有罪。天下何由知之。鞠驗事狀明白。乃爾加誅。亦何晚焉。獻可替否。死以守之。臣之常分。臣未獲死。故不敢退。上意解。乃召呂端等。端等奏請。如若水議。先令責狀。許之。三人皆黜爲行軍副使。旣

而虜欲入塞事皆虛。繼隆坐落招討。知秦州。若水由是知名天下。

真宗卽位。首下詔求言。上謂近臣曰。朕樂聞朝廷闕失。以警朕心。然臣僚章奏。多是自陳政績。過行鞭扑。以取幹辦之名。國家政事。自有大體。使其不嚴而理。不肅而成。斯爲善矣。豈可慘虐刻薄。邀爲己功。使之臨民。徒傷和氣。此輩真酷吏也。

石熙政知寧州。上言。昨清遠軍失守。蓋朝廷素不留意。因請兵三五萬。真宗曰。西邊事。吾未嘗忘之。熙政遠不知耳。周瑩曰。清遠失守。將相不才也。熙政敢如此不遜。必罪之。真宗曰。羣臣敢言者。亦甚難得。其言可用。則用之。不可用。置之。若必加罪。後復誰敢有言者。因賜詔書褒嘉焉。

仁宗天聖七年十月。詔諸軍班典賣官所給軍號法物。以違制論。自餘以不應爲。從重科之。先是樞密院言。御馬直于榮鬻自製紫衫。而開封府以軍號法物定罪。請下法官議。而審刑院言。捧日天武拱聖驍騎。寧朔龍猛神勇飛猛宣武虎翼衛聖。服緋紬衫。渤海神衛。捧節牀子弩。雄武飛山。服紫紬衫。吐渾員寮直。龍衛雲騎武騎龍衛帶甲刺員。紫紬衫。又皆有緋小綾卓畫帶。甲背子一。以上爲軍號。殿前諸班直。馬軍諸班。殿前左右班。內殿直散員。散指揮。金鎗東西班。鈞容直。皆服錦襖背子。給塗金銀束帶。銀鞶勒。謂之儀注。御龍直服錦襖背子。阜羅真珠頭巾。塗金銀帶。以上爲法物。犯者亦以軍號論。今于榮鬻自製紫衫。難從軍號法物定罪也。故降是詔。

平廣西蠻賊歐希範。歐希範，環州思恩縣人。嘗舉進士試。景祐五年，應募從官軍擊安化州叛蠻。既而

詣登聞求錄用。

〔案〕宋史作擊登聞鼓求錄用。

下宜州。而知州馮仲己言其妄，要賞。朝廷遂編管全州。未幾，輒遁歸。其族百

餘人謀爲亂，殺馮仲己。而曰：若得廣西一方，當建爲大唐國。因問術士石太清。太清曰：君貴不過封侯也。乃殺牛建壇，祭天神。推白崖山酋蒙趕爲帝，叔歐正辭爲奉天，開基建國，桂王。慶歷四年正月十三日，遂領衆二千餘人，破環州，劫州印。以環州爲武成軍。又破鎮寧州及普義寨。宜州捉賊李德用出韓婆嶺，擊卻之。獲僞將崖盈、譚護二人。希範遂入保荔波洞。間出拒官軍。明年，轉運使杜杞大領兵至環州，使攝官歐曄進士曾子華、宜州押司官吳香誘其黨六百餘人，始與之盟，置蔓陀花酒中。既昏醉，稍呼起，問勞至，則皆推于後廡下，盡擒殺之。後三日，得希範等十數人，剖其腹，繪五臟圖，仍醢之。以賜諸溪洞。殿中侍御史梅摯等言：廣州轉運使杜杞誘降人歐希範等六百餘人，悉于會上殺之。失朝廷所以推信遠人之意。宜劾罪以聞。上爲賜書申戒之。廣西捉殺歐希範兵官禮賓使陳拱等四十三人，並行賞有差。慶歷三年，盜起京西，掠商鄧均房。叛兵燒光化軍，逐守吏。吏不能捕，天子患之。問宰相誰可任者。宰相言：度支判官尙書虞部員外郎杜杞，名家子，好學，通知古今，宜可用。乃以杞爲京西轉運按察使。居數月，賊平。叛兵誅死。明年，廣西歐希範誘白崖山蠻蒙趕襲破環州，陷鎮寧，帶溪、普義，有衆數千，以攻桂管。宰相又言：前時杜杞守橫州，言蠻事可聽，宜知蠻利害。天子驛召杞，見便殿，所對合意。卽除杞刑部員外郎，直

集賢院廣南西路轉運按察安撫等使杞至宜州得州人吳香及獄囚歐世宏脫其械使入賊洞說其酋豪杞乘其怠急擊之破其五洞斬首數百級復取環州因盡焚其山林積聚希範窮迫走荔波洞蒙趕率僞將相數十人以其衆降杞與將佐謀曰夫蠻習險恃阻如捕猩猩而吾兵以苦暑難久是進退遲速皆不可爲故常務捐厚利以招之蓋威不足以制又恩不能以懷此其所以數叛也今吾兵雖幸勝然蠻特敗而來爾豈真降者耶啖之以利後必復動乃慨然歎曰蠻知利而不知威久矣吾將先威而後信庶幾信可立也乃擊牛爲酒大會環州戮之坐中者六百餘人而釋其疋病脅從與其非因敗而降者百餘人後三日兵破荔波擒希範至并戮而醢之以賜諸溪洞于是叛蠻無瞧類而杞威震南海言事者論杞殺降爲國失信于蠻貊天子置之不問詔書諭杞賜以金帛杞卽上書引咎

仁宗平保州雲翼叛軍慶歷四年八月壬寅降敕榜招安保州叛軍又詔保州兵亂本路見領兵甲捉殺慮恐北界緣邊人戶驚疑可令知雄州王德基牒報之蔡襄言保州兵士閉城爲亂殺黨中懦兵十餘人指爲首惡以要朝廷招安臣與臣修臣甫已有論列欲令知定州王杲引兵隨招榜入城盡行誅戮不聞施行切以天下内外之兵百有餘萬苟無誅殺決行之令必開驕慢叛亂之源今州兵殺官吏閉城門從而招之使傳于四方明朝廷有畏衆不殺之意官司有觸事畏忌之勢則姦何憚而不爲議者若謂今日北戎妄生釁端不可便于極邊之地張皇其事爲敵人所窺是不知制兵之權而昧威戎之略也夫以

中國爲夷狄所輕者。本由朝廷威令不行。今以勁兵入城。誅一二千叛卒。以絕天下禍亂之萌。而敵人咫尺。必將竦動。安慮其見窺乎。況事機不可失。惟陛下特發睿斷而行之。丙辰。田況言保州緣邊人戶多煽言軍賊作亂。將引契丹軍馬入界。以臣所料。必有姦人。固欲搖動邊民。乞下沿邊安撫使。密令緝捕。法外施行。從之。又言保州累有人縋城不得。其造逆不肯開城門。軍士雲翼左第九指揮一十一人。招收第三指揮一十一人。第四指揮一十人。姓名已令用牀子弩射箭。射入城中。告示韋貴。若能設畫擒戮得叛人。則當優遷官資。如軍中人能自相殺併一人以上。並與軍員高排三兩人。則不次擢之。丁巳。命內侍武繼隆。齋赦赴保州招安。令田況。李昭亮。劉渙。楊懷敏相度。如已開門。卽更不以赦赦示之。初。河北自五代以來。保州。廣信。安肅。別領兵萬人。爲三部。號都巡檢司。亦曰策先鋒。以知州軍爲使。置副使二人。使鄰道相爲援。太祖嘗用此兵有功。因詔每出巡。別給錢糧以優之。其後州將不出巡。惟巡檢司所領得給爲不均。通判祕書丞石待舉。乃建議于都轉運使張盥之。請領所部兵。更其出入。季一出巡。出則別給錢糧。餘悉罷之。至是。巡檢司雲翼等軍。悉揚言爲亂。知州如京使興州刺史劉繼宗。不自安。乃悉令納所置教閱器仗。會都監韋貴。與待舉射弓賭酒。而于衆辱之。貴憑酒慢詈曰。徒能以減削軍糧爲己功。因激其衆。八月五日。給軍衣。衆遂劫持兵入衙門。待舉挈家上城。出東門。入無敵營。會繼宗挈家至。與待舉列敵兵守關城。率神衛招收兵。卻入東門。以拒亂。旣而轉鬪不敵。繼宗待舉復上城避之。遂下城。繼宗墮城死。待舉

藏鹿角中爲亂卒所害衆怒待舉甚揭其首于是又疑走馬承受公事劉崇古言與待舉同議亦害之始迫沿邊巡檢都監王守一不從而死乃擁韋貴據城以叛賊平既降盥之等又降知定州

〔案〕前有知定州王杲之文此當云

降知定州王杲而傳寫脫去

張盥之爲河北都轉運使保州界河巡檢兵士常以中貴人領之與使州抗衡多齟齬不相平州常下之其士卒驕悍糧賜優厚雖不出巡徼常廩口食通判石待舉以爲虛費申轉運司罷之士卒怨怒遂作亂殺知州通判等懸其首于木上每旦射之箭不能容則拔去更射推都監爲主不從則以槍刺之洞心刃出于背又脅監押韋貴貴曰若必能用吾言乃可衆許之遂立貴爲主貴稍以言諭之令勿動倉庫及妄殺人且說之以歸順朝廷衆頗聽之會朝廷遣知制誥田況齎詔諭之況遣人于城下遙與賊語出詔示之賊終狐疑不聽稍近城則射之不能得其要領有殿直者徑踰壕詣城下謂賊曰我班行也汝下索我就汝語賊乃下索卽授之登城謂賊曰我班行也豈不自愛苟非誠信肯至此乎朝廷知汝非樂爲亂由官吏遇汝不以理使汝至此今赦汝罪又以祿秩賞汝使兩制大臣奉詔書來諭汝尙疑之豈有詔書而不信耶兩制大臣而爲妄誕耶詞氣雄辯賊皆相顧動色曰果如此更使一二人登城卽復下索召其所知數人登城于是信之爭投兵下城降卽日開門大軍入收一指揮坑之餘皆勿問加閣門祇候

〔案〕此卽指殿直者

伏其姓名。

保州城未下時。有中貴人張懷敏。與張盪之不協。在軍中密奏。賊云。得張盪之首。我卽降。願賜盪之首。以示賊。宜可得。上從之。遣中使奉劍往。卽軍中斬盪之首。以示賊。是時參知政事富弼。宣撫河北。遇之。卽遣中使復還。且奏曰。賊初無此言。是必怨讎者爲之。若以一卒之故。斷都轉運使頭。此後政令何由得行。上乃解盪之落職。知虢州。〔案〕宋史不載富弼諫止。斬張盪之事。此可補其闕。

平貝州妖賊王則。慶歷七年十二月。河北安撫使知北京賈昌朝奏。十一月二十八日。貝州宣毅軍大將王則。據城叛。則本涿州人。以饑饉流亡。至貝州。始去涿時。母與之別。刺福字于其背。以爲記。恩冀之俗。多尙妖術。〔案〕貝州以平王則改爲恩州。此云恩冀。已從改後之名。後因習妖法。謀爲亂。遂言背有福字。自然隱起。以惑衆。衆頗信事之。而

州吏張巒。卜吉爲之主謀。會冬至。知州張得一。與官屬俱謁聖祖于天慶觀。則率其徒劫庫兵。得一保驍捷營。賊焚營門。執得一囚之。兵馬監押內殿承制田斌。以從卒巷鬪。不勝而出。城門閉。提點刑獄田京。任黃裳持印。乘其家屬絕城出。保南城。賊從通判董元亨。取軍資庫鑰。不得。殺之。遂縱獄囚。囚有憾司理王獎者。遂殺獎。旣而節度判官李浩。清河令齊開。主簿王湊。皆被害。則僭號東平王。以張巒爲宰相。卜吉爲樞密使。建國曰安陽。榜所居門曰中京。居室廡庫。皆立號。改元曰得聖。以十二月爲正月。置破趙得聖等。

軍百姓年十二以上並刺爲軍所用。旗幟號令率以佛爲稱。城上置四總管各主一方。又列其徒爲知州。然繩城下者日衆。于是令守者五人爲保。一人繩。則四人悉斬之。貝州民汪文慶、郭斌、趙宗本、汪順。自城中爲書射出。約爲內應。夜以索引官軍數百人上城。焚敵棚。賊率衆拒。文慶等與官軍復自城而下。功雖不就。上曰：文慶等能嚮順。可嘉也。悉錄以官。三班奉職馬遂爲北京指揮使。則叛。遂中夜叱咤。晨起詣留守賈昌朝。請擊賊自効。昌朝因使持招降榜入城。則盛服見之。遂諭以禍福。不答。時知州事張得一侍側。遂目之。不應。乃起投杯于地。扼則喉。擊之流血。左右無助者。賊黨至。斷其一臂。殺之。將死猶罵賊曰：妖賊恨不斬汝萬段。上聞歎息。久之。贈宮苑使。封其妻爲旌忠縣君。仍賜冠帔。官其五子。及賊平。得殺遂者。驍捷卒石慶。上使其子剖心而祭之。則始與妖黨謀。以八年正旦。斷澶州浮橋。相應爲亂。會其黨潘方淨者。以書謁留守賈昌朝。昌朝執之。故未及期而發。所習妖書。有五龍經。滴淚經。始則之叛也。上以權知開封府明鎬爲端明殿學士。河北體量安撫使。節制討賊。旣屢攻未克。上憂賊熾。亟召高陽關總管王信。問貝州事。且戒信曰：凡軍營在關城內。與賊爲亂者家屬悉羈管之。餘非是作亂者。常加曉諭。勿使之憂疑也。又曰：城中軍民來投者。毋得枉有殺戮。以來功賞。使諭河北安撫使賈昌朝。與言亟示之。以約束。違者以軍法從事。上又曰：城下要害處旣多設寨柵。以防奔衝。卽陰晦雨雪。賊乘夜突出。以害吾主將。不可無備。軍中盛寒。凡係官材植。及河防物料。權許就取爲薪。上之憂恤軍民如此。一日得賈昌朝奏貝州事。憂形

于色。悵然曰：相公樞密，日上殿來，無一人與國家了事者，何益？彥博早朝，忼慨請行，以破賊自任，上大喜。既而左右贊曰：官家無憂，貝加文則敗矣。上益喜。丁丑，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文彥博爲河北宣撫使，本路體量安撫使樞密直學士左諫議大夫明鎬副之。戊寅，詔文彥博以便宜從事，仍以將作監主簿鞠真卿試將作監主簿成偉進士李景元掌機宜文字。其明鎬所辟官吏，並仍舊。彥博行，上燕餞賜賚，榮盛傾一時。乙酉，降空名敕告宣敕劄子三百道。下河北宣撫使以備賞功。是時明鎬功垂成，將士知上委任彥博，隆重人百其勇，待彥博之來以自効。上亦曰：彥博必生擒此賊矣。至未踰月，閏正月辛丑，彥博等遣承受公事李繼和來告貝州平總管王信生捕獲王則，則自反至敗。凡六十六日，凱旋戊申，以彥博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制曰：膺重任者必勵許國之忠，建奇功者必峻登賢之賞。其有早毗大政，夙負偉材，自奮臨戎之行，遂成盪寇之略，宜揚顯命，以告治廷。推忠佐理功臣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上輕騎都尉平陽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賜紫金魚袋文彥博器業異倫，智謀適用，有彊明果斷之才，而濟之以溫裕，有周通敏洽之識，而輔之以端方。自班近途，寢發賢蘊，向以預政之地，深念擇人之難，采西南之治聲，陪左右之機論，屬兇徒構孽，孤壘偷生，巢幕之勢雖危，拒轍之狂尙肆。始定恢于勝策，往卽殄夫妖氛。賞而緩功，庸何以勸。宜升台席之貴，更陟中臺之華，兼書殿之美資，衍轅田之真賦。褒功馭賞，併示優崇。於戲！舍爵策勳，已奉謀于太室，代天理化，終濟治于王家。其懋迺猷，用祇攸訓。可特授金紫光祿大夫，行

尙書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上柱國進封開國公加食實封四百戶仍賜推忠協謀佐理功臣上顧彥博曰卿朕之裴度也彥博歸功于明鎬讓位久之上屢詔不允詔以鎬爲端明殿學士給事中遂除參知政事以王信爲感信軍節度觀察留後自餘兵官各以功次遷京朝官及選人預軍期者六十人都虞候至士卒八千四百人第其功爲五等第一等一百六十人轉五資第二等二百人轉四資第三等三百人轉三資第四等六百人轉二資第五等一千八百人轉一資王則檻送京師乙丑剛則于都市誅西上閣門使知貝州張得一于麗景門外得一太子太師耆之少子也視事八日而遇亂匿營中爲賊所得置其家屬于州廡之西廳日爲具飲食初賊取州二印猶語曰用訖卻見還後每見必呼則曰大王先揖而後坐坐必東向又爲則僭排儀衛以故得不害旣誅而兄弟悉降黜妻子論如律閏正月初五日降曲赦其文曰門下朕纂承寶緒導發化源思固本之在民每敦仁而修政仰遵先訓罔拂大猷刑審厥中處之以明決信孚無外示之以懷柔惟寧雖底于萬邦失所每矜于一物近以貝丘舊壤孽豎爲妖嘯聚郡城稽誅旬朔眷茲境土不無殘傷當興師之勦除且有衆之蹂踐而又枕戈衽甲暴露于夙宵輓粟飛芻疲勞于道路暨列盪平之效宜推優獎之恩念彼封疆並均渥澤可曲赦河北諸州軍云云於戲天道助順固逆亂之無萌君德好生惟寬仁之可尙恩威並及善惡用分布告羣倫當體朕意

王則挾妖法爲亂。既敗。州郡大索妖黨。被繫者不可勝數。仁宗聞之。歎曰。如此得無濫及良民乎。命有司寬其禁。諸傳習妖法。非情涉不順者。毋得過有追捕。

明鎬討貝州。久未下。上深以爲憂。問于兩府參政文彥博。請自往督戰。八年正月丁丑。以彥博爲河北宣撫使。節制諸將。時樞密使夏竦惡明鎬。凡鎬所奏請。多從中沮之。惟恐其成功。彥博知其如此。卽受命。乞以便宜從事。不從。中覆。上許之。閏月庚子朔。克貝州。擒王則以獻。初。彥博至貝州。與明鎬督諸將築距門以攻城。旬餘不下。有牢城卒董秀。劉炳。請穴地道以入。彥博許之。貝州城南臨御河。秀等夜于岸下潛穿穴。棄土于水。晝匿穴中。城下不之見也。有帳前虞候楊遂。請行許之。旣出穴。登城殺守者。垂緘以引。城下之人悉登。城中驚擾。賊以火牛突。登城者不能拒。頗引卻。楊遂力戰。身被十餘創。以槍刺牛。牛卻走。賊遂潰。王則張巒。卜吉與其黨突圍走。至村舍。官軍追圍之。則猶戴花幘頭。軍士爭趣之。部署王信恐其死。無以辨。以身覆其上。遂生擒之。巒吉皆死于兵。不知所在。彥博請斬賊于北京。夏竦尙忌其功。建言恐非真。乞令檻車送京師。董秀。劉炳。皆除內殿崇班。

〔案〕王則之叛。宋史附具始末于明鎬傳後。而于文彥博傳。僅云。貝州王則反。明鎬討之。久不克。彥博請行。旬日賊潰。檻則送京師。又攷東都事略。李燾

長編亦記之甚簡。如董秀。劉炳。楊遂。皆其時出死力。以破賊者。不一著其姓名。惟此書所載詳備。足補其闕。

平廣南蠻。賊儂智高。皇祐四年四月。廣源州蠻儂智高反。陷邕州。橫山寨。五月。破邕州。又入橫州。貴州。

夔州。藤州。梧州。康州。端州。韶州。圍廣州。廣源州。其先韋氏。黃氏。周氏。儂氏。爲首領。互相劫掠。邕管經略使徐申厚撫之。黃氏遂納質。而十三部二十九州之蠻皆定。自交趾竊據。而廣源等州多服役之。州在邕管西南。鬱江之源。其地巖險峭深。產黃金丹砂。俗尙椎髻左衽。善戰鬪。輕死好亂。初知儂猶州儂全福。殺其弟知萬涯州存祿。及其妻之弟知武勒州儂當道。而併有其地。交趾怒。興兵虜全福。及其子智聰以歸。而其妻阿儂。遂嫁商人。而生智高。智高生十三年。殺其父商人曰。天下豈有二父耶。因冒儂姓。與其母奔雷火洞。久之。復出據儂猶州。建國曰大歷國。阿儂僞稱皇太后。天資慘毒。嗜小兒肉。每食必殺小兒。智高攻陷城邑。皆其謀也。交趾復伐儂猶州。執智高。釋其罪。使知廣源州文火雷火頻婆四洞。又以思浪州附之。居四年。智高內怨交趾。攻安德州。據之。僭稱南天國。改年景瑞。〔原註〕一本云自稱其巢爲天南。大理國名其年爲天瑞。又曰啓歷。皇祐元年。寇邕州。明年。廣西轉運使蕭固遣邕州指揮使元贊往候之。而贊擅發兵攻智高。爲其所執。且問中國虛實。贊頗爲陳大略。說智高內虜。由是遣贊還。并奉表願歲貢方物。許之。遂齎金函書。請獻金銀朱砂。知邕州陳拱以其事上聞。不報。智高旣不得請。又與交趾爲仇。且擅山澤之利。遂招納亡命。數出弊衣易米。給言本洞饑。部落離散。拱信其微弱。不設備。乃與廣州進士黃瑋。黃師宓。及其黨儂建侯。儂志忠等。日夜謀入寇。一夕焚其巢穴。給其衆曰。平生積聚。今爲天火焚。無以爲生。計窮矣。當拔邕州。據廣州。以自王。否則死于兵刃之下。四年四月。率衆五千。沿鬱江東下。攻橫山寨。破之。又破邕州。自號仁惠皇帝。改年啓歷。赦境內。

黃師宓以下皆稱中國官名。相繼破沿江九郡。貴橫。龔潯。藤。梧。封。康。端。所至殺官吏。焚府庫。進圍廣州。知英州蘇誠。〔案〕宋史作蘇誠。屯兵邊渡村。扼其歸路。番禺令蕭注募士丁具戰艦。賊少懼。會張忠自京師至。不介馬

戰于白田。死之。賊圍廣州。凡五十三日。

〔案〕宋史作五十七日。

又再戰于皇渡村。七月壬戌。由清遠濟江。擁婦女作樂

而去。攻賀州。不克。殺蔣偕于太平場。破昭州。殺王正倫于館門驛。復據邕州。十二月壬申。又敗陳曉于金

城驛。

〔案〕陳曉宋史作陳曙。此書避英宗諱改曙爲曉。

自智高初叛。上擢狄青宣徽南院使。充京湖南北路宣撫使。提舉廣南經制賊

盜事。降空名宣頭一百道。付青以備賞功。明年正月。旦會兵于賓州。責斬廣西兵馬鈐轄崇儀使陳曉。及左班殿直袁用等三十二人于賓州。初曉遇智高于金城驛。令東頭供奉官王永吉將宜州勇敢兵五百爲先鋒。輕而失利。曉又素無威令。既遇賊。士卒猶聚博營中。倉卒被甲以前。曉既先受青節制。令不得輕進。恐青至成功。故徼倖一戰。以至覆軍。爲青所斬。軍中股栗。遂下令。更十日進軍。賊謀者既去。詰旦遂行至歸仁鋪。遇賊迎戰。前鋒少卻。左第一將孫節死之。青親執旗幟。麾左右蕃落騎。馳出賊後。大破之。斬首二千二百。傷創重者三千三百。獲賊謀主黃師宓。儂志忠等五十七人。牛馬器用數萬。得賊所擄士女三千餘人。招復丁壯七千三百。以所得賊財四十萬。均給戰士。仍築京觀以志功。露布曰。臣青言。臣出身行伍。備位要樞。屬嶺表之虔劉。致聖情之宵旰。董師而出。承命不遑。受鈇鉞之初。皆親稟于睿算。當矢石之

際則全仗于天威石投卵以何虛竹迎刃而自解臣戊辰自連州整兵甲戌至潯州遇寇蕩平小蠹若躡無人度越重江始逢大敵戊寅儂賊領烏合之衆帥蟻附之徒親統全軍結爲一陣輕兵搏我驕氣凌人臣堅壁不爭張翼而待候其銳鋒稍挫剛氣微衰奮驍勇而斬將搴旗侮敗亡則追奔逐北自旦至暄殺獲無餘既梟兇獍之俘囚遂舉甌城之降附民歸慈母氣廓遐陬元兇已繫于檻牢餘黨合尸諸市肆伏念濱潯之地脅從者皆是吾民僭僞之中緣坐者不無非罪今則重輕差罰首級書功續遣使臣別具敷奏謹先具露布馳驛以聞云云初廣南謠言農家種糴家收至是爲青所破如謠言云是時朝廷以承平之久嶺外州縣類不爲備官吏狃以爲常故寇至如入無人之境前後遣將又不得人以至暴踐一方幾一年云二月班師詔加青檢校太尉河中尹召爲樞密使賜城南第一區青始受命討賊卽言于上曰官軍征蠻數敗走士氣不振請選馬步軍及虎翼五指揮嘗經禦邊者以往庶于必勝上悉選精銳而遣之曰此皆吾勁兵累歷戰鬪可用也青果以此敗賊始上以青爲宣撫使付以廣南討賊言者以青武人不可專任以事上以問大臣宰相龐籍對曰青起行伍若以文臣副之彼視青爲何者不如不遣乃詔嶺南一皆受青節制旣行上謂侍臣曰青有威名賊當畏其來左右使令非青之親信不可雖飲食起臥亦宜防竊發乃特使以戒之及捷至上喜顧左右曰向非委青專制豈能成功如是之速也

二月十三日曲赦廣南門下朕膺穹昊之眷命奉祖宗之貽謀副億兆心垂三十稔何嘗不博稽教化之

大勤視蒸黎之繁。延登雋良。採納嘉謨。以補治具。以迎休風。肆惟宵旰。罔或暇逸。蠢茲蠻旅。敢冒典刑。驅馳犬羊。越去溪洞。陰窺守禦之間。寢生狡狂之謀。傷夷我版民。剽盜我州域。屬以夏秋屆候。潦霧交蒸。言涉險艱。遂稽平殄。朕託居人上。奄宅域中。豈朝經之未孚。將吏職之不舉。致是方國。困于擾攘。慮焉及斯。嗟亦良甚。爰申命于將鉞。俾總臨于師干。鼓行而前。俘馘殆盡。今雖醜類正罰。既伏于天誅。尙念編氓何辜。久罹于寇虐。宜推渙宥之澤。曲示憂勞之懷。可曲赦廣南東西路云云。於戲。綏寧封疆。翦滅凶燄。下則賴兵戎之講律。上則繫廟社之垂靈。粵予統臨。益用祇率。眷爾官吏。參輸志誠。招懷流亡。勸勵種斂。亟復饒富。永臻治平。布告羣倫。庶體朕意。主者施行。

上以蠻賊彌年。逋誅鄰境。調發應副。亦推恩宥。二月十六日。降江西湖南德音。門下。朕紹承基緒。維御幅員。丕循燕翼之謀。慎固盈成之守。內之則詢求文理。外之則講練武經。冀此蒸民。臻于至治。屬溪蠻之孽。〔案〕新安文獻志作興孽。承邊吏之失防。踰越土疆。繹騷生聚。薄言問罪。爰命行師。蕞爾狡兇。尋抵擒殄。然念江湖之

列郡。實鄰海嶠之遐陬。封域犬牙。道塗基錯。或護巡城堞。或輸輓糗糧。奔馳險艱。暴露丁壯。凡此調發。豈無勞煩。茲惟睠瞻。頗用嗟惻。宜推宥典。曲示矜懷。云云。於戲。寇盜猖狂。既仗翦平之畫。生靈瘵弊。必資生養之方。咨爾庶官。體予深意。

儂智高入寇。廣南東西官吏。有棄城而逃者。大理將議法。上諭輔臣曰。官吏不能城守。可罪也。然朕聞南

方無城郭戰具。一旦有倉卒之變。而責人以死。朕不忍也。若兵備可以固禦。而棄者論如法。其無城與兵力不能敵者。當未滅。由是免死者甚衆。

宋朝事實卷十七

削平僭僞

孟昶初名仁贊。及僭位改焉。是時契丹破晉。漢祖起并門。中原旱蝗連歲。昶益自大。君臣奢僭。及太祖下荆楚。昶欲遣使朝貢。王昭遠方總內外軍柄。固止之。太祖詔蜀之邸吏將卒。先在江陵者。並放還。乃給錢帛以遣。乾德二年。昶懼王師討伐。潛遣謀者孫遇等。問道齋蠟丸帛書。結太原劉鈞爲朝廷所獲。其書云。蚤歲曾奉尺書。遠達睿聽。丹素備陳于翰墨。歡盟已保于金蘭。洎傳弔伐之嘉音。實動輔車之喜色。尋于襄漢。添駐師徒。只待靈旗之濟河。便遣前鋒而出境。云云。先是太祖已有西伐之意。而未發。及得書。笑曰。吾出師有名矣。十一月。詔曰。朕奄宅萬邦。于茲五稔。陳師鞠旅。出必有名。伐罪弔民。動非獲已。矧惟庸蜀。久限化風。舞階詎識于懷柔。干紀自貽于禍釁。近擒獲四川僞樞密大程官孫遇二人。搜得孟昶與河東劉鈞蠟書。潛相表裏。欲起寇戎。致姦謀之自彰。蓋天道之助順。將定一方之亂。難稽六月之師。爰命將臣。俾正戎律。建靈旗而西指。授成算以徂征。言念坤維。久沈汙俗。旣爲民而除害。必俟后以來蘇。式清全蜀之封。止正渠魁之罪。況西川將校。多是北人。所宜翻然改圖。轉禍爲福。苟執迷而不復。雖後悔以何追。如

能引導王師。供饋軍食。率衆歸順。舉城來降。咸推不次之恩。用啓自新之路。重念征行之際。宜申約束之文。已戒師徒。務遵法令。不得燔盪廬舍。毆掠吏民。開發丘墳。剪伐桑柘。共體救焚之意。以成不陣之功。凡彼烝黎。勿懷憂慮。故茲詔示。知朕意焉。于是命忠武軍節度使王全斌。充西川路行營前軍兵馬都部署。武信軍節度使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崔彥進副之。樞密副使王仁贍。充都監。龍捷右廂都指揮使史延德。充馬軍都指揮使。隴州防禦使張凝。充先鋒都指揮使。左神武大將軍王繼儔。充壕寨使。內染院使康延澤。充馬軍都監。翰林副使張煦。充步軍都監。供奉官田仁明。充壕寨都監。殿直鄭璨。充先鋒都監。步軍頭目向韜。充先鋒都軍頭目。全斌而下。率禁軍步騎二萬。諸道兵一萬。由鳳州路進討。以給事中沈義倫爲隨軍水陸轉運使。又以寧江軍節度使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劉光義。充歸州路行營前軍兵馬副都部署。內客省使樞密承旨曹彬。充都監。客省使武懷節。充戰棹部署。龍捷左廂都指揮使張廷翰。充馬軍都指揮使。虎捷左廂都指揮使李進卿。充步軍指揮使。前階州刺史高彥暉。充先鋒都指揮使。右衛將軍白廷誨。充壕寨使。御廚副使朱先緒。充馬軍都監。儀鸞副使折彥質。充步軍都監。八作副使王令岳。充先鋒都監。供奉官郝守濬。充壕寨都監。馬步軍都軍頭楊光美。充戰棹左右廂都指揮使。供奉官藥守正。充戰棹左廂都監。殿直劉漢卿。充戰棹右廂都監。自光義而下。率禁軍步騎一萬。諸道兵一萬。由歸州路進討。以均州刺史曹翰爲西南面水陸轉運使。詔令孫遇等。指畫江山曲折之狀。及兵寨城守之處。道里遠近。俾

畫工圖其險要。上以授全斌等。仍令所至之處。以前詔告諭。僞將吏軍民等。上問全斌曰。西川可取否。全斌等對曰。臣等仗天威。遵廟算。刻日可定。龍捷右廂都校史延德奏曰。西蜀一方。儻在天上。人不能到。固無可奈何。若在地上。以今日之兵力。到即平矣。上壯其言。喜曰。汝等果能如此。我何憂哉。帝又謂全斌等曰。凡克城寨。止籍其器甲芻糧。悉以錢帛分給戰士。勿害良民。十二月。全斌等收復乾渠渡。萬仞燕子二寨。下興州。僞刺史藍思綰退保西縣。官軍敗蜀軍七千人。獲軍糧四十餘萬石。乘勝連拔石圖魚關。白水關。二十餘寨。二十八日。詔曰。命將出師。指期殄寇。今所向皆下。捷音繼來。方乘破竹之功。更示戰兵之令。如聞收復州縣。其僞署軍員兵士。或投竄山林。或散匿民舍。俾安疑懼。特用招懷。詔到限一月。許于逐處首身。更不問罪。是月。史延德等進軍至三泉寨。敗蜀軍數萬人。生獲僞招討使山南節度使韓保正。副使洋州節度李進等。又獲軍糧三千餘萬石。三年正月。劉光義等收復三會。巫山等寨。殺僞將南光海等三千餘人。〔案〕李彙長編。光義等收復三會。巫山等寨。在乾德二年冬十二月。此在三年正月。又宋史僞將南光海等八千。此作三千餘人。彼此互異。生擒戰棹都指揮使渝州刺史袁德宏等千餘人。〔案〕長編作殺。拔夔州。僞節度高彥儔。縱火自焚。〔原註〕初光義等行。帝以千二百人。奪戰艦二百餘艘。又殺水軍三千人。〔案〕長編作殺。拔夔州。僞節度高彥儔。縱火自焚。〔原註〕初光義等行。帝以地圖示之。指夔州鎮江處。謂光義曰。我軍至此。泝流而上。慎勿以舟師爭先。當先令步騎前行。出其不意而擊之。俟其稍卻。即以戰棹夾攻。敗之必矣。及捷奏至。帝問其狀。果如所料。詔蜀中僞將士。死于兵刃。暴露原野者。所在郡縣。速收瘞之。又詔行營兵。戰陣被傷者。等第給賜。繪帛八日。詔行營馬步兵士。及諸道義軍。

所經之處。長吏以牛酒犒之。王全斌進拔利州。得軍糧八十萬石。崔彥進康延澤等。逐蜀兵過三泉。殺戮虜獲甚衆。遂至嘉州。進擊金山寨。不破。蜀人依小漫天寨。至深渡。旁江列陣。以待我師。彥進遣張萬友等擊之。奪其橋。會天暮。蜀人退保大漫天寨。詰朝。彥進萬友與康延澤分兵三道擊之。蜀人悉以精銳來拒。又大破其衆。乘勝奪其寨。擒寨主王審超。監軍趙崇涅。又獲三泉監軍劉延祚。蜀將王昭遠引兵來救。遇我師。三戰三敗。追至利州北。昭遠遁去。渡桔柏江。焚浮橋。退守劍門。王師遂入利州。

〔原註〕先是官軍至嘉州。會蜀人斷閣道。未得進。王

全斌議欲取羅川路。遂入康延澤謂彥進曰。羅川路險。諸軍難進。不如督工修閣道。取大路與全斌會于深渡。彥進然之。不數日閣道成。遂進軍。

全斌等既收復劍州。殺蜀兵萬餘人。生擒僞都

監通奏使知樞密院事山南節度使王昭遠。

〔原註〕王昭遠居常好大言。有雜耕渭上之志。聞王師壓境。對賓客援手言曰。此送死來爾。乘此追之。當遂定中原。不煩再舉也。及此兵敗。奔匿官倉中。凡不

食數日。擒獲繫送京師。

後歷諸衛大將軍卒。

馬步軍都指揮使前洋州節度使趙崇韜。

〔原註〕先是王師發利州。至益光。全斌會諸將。各陳進取之計。侍衛軍頭向韜曰。得降卒進言。益光江東大山數

重。有小路名來蘇。蜀人于江西置寨。對岸可渡。路出劍門南二十里。至青彊店。與大路合。可于此進兵。則劍門之險不足恃也。全斌即欲領兵赴之。康延澤曰。來蘇小路無煩。王師自往。蜀人已與官軍相遇。數戰數敗。今聞併兵守劍門。不知諸師協力。丐命偏將趨來蘇。直達青彊。北至劍門。與大兵夾攻。破之必矣。全斌等然之。遂命史延德等分兵趨來蘇。造浮橋。于是蜀人見兵至來蘇。又見橋成。棄寨而遁。昭遠聞延德至青彊。即退兵陳于漢源坡上。留偏將守劍門。全斌等以銳師直擊。走破之。昭遠崇韜又遁走。全斌遣輕兵追之。皆生致焉。

劉光義等收復萬施開忠四郡。至遂州。僞知州少府少監陳愈率其將吏出降。光義即日入城。安撫。盡出

府庫錢帛以給軍士。(原註)初諸將入辭。帝戒曰。所復郡縣。當發帑藏。爲朕賞戰士。國家所取。惟土疆耳。至是人皆効命。所至成功。如席卷之易。

王師由劍門而入。昶益惶懼。問計

于左右。有老將石斌。

(案)石斌。長編作石奉頤。此與宋史合。

對以王師遠來。勢不能久。請聚兵固守以老之。昶難曰。吾父子以

豐衣美食。養士四十年。及遇敵。不能與我東嚮發一箭。今若閉壘。何人與我効命。乃遣僞通奏使伊審證。齎表詣全斌請降。其表曰。三皇御宇。萬邦歸有道之君。五帝垂衣。六合順無爲之化。其或未知歷數。猶昧死亡。致興貔虎之師。實懼雷霆之怒。敢祈英睿。俯聽哀鳴。伏念臣生自并門。長于蜀土。幸以先臣之基業。獲從幼歲以纂承。只知四序之推遷。不覺三靈之改卜。爰自大明出震。盛德居尊。聲教被子遐荒。慶澤流于中夏。當凝旒正殿。虧以小事大之儀。及告類圜丘。曠執贄奉琛之義。素居遐僻。久阻聲明。曾無先覺之心。固有後時之責。今則皇威電赫。聖略風馳。干戈所指而無前。鞶鼓纔臨而自潰。山河郡縣。半入于提封。將卒倉儲。盡歸于圖籍。且念臣中外骨肉。二百餘人。高堂有親。七十非遠。弱齡侍奉。只在庭闈。日承訓撫之恩。粗勤孝養之道。實願克修甘旨。保此衰年。次望免子孫之睽離。守血食之祭祀。敢冀容之如地。蓋之如天。特軫仁慈。以寬厄辱。臣輒援故事。上瀆嚴聰。竊念劉禪有安樂之封。叔寶有長城之號。皆自歸款。盡獲生全。願眇昧之餘魂。得保家而爲幸。使先臣寢廟。不爲樵採之場。老母庭闈。尙有問安之所。已令緘封府庫。肅靖軍資。用付典司。將期臨照。今則車書混其文範。正朔奉以靈臺。敢布腹心。恭聽赦宥。臣昶謹率

文武見任官望闕再拜。上表歸命。披瀝肝膽以聞。全斌等既受其降。遣馬軍都監康延澤先以百騎入城。見昶諭以恩信。留三日。盡封府庫而還。昶又遣其弟仁贄詣闕上表曰。臣歷觀先覺。克奉忠區。竇融受累世之封。吳芮襲傳家之慶。愚者暗于成事。智者見于未萌。則臣在執迷以何多。致顛沛之如是。罪豈容于擢髮。形可寘于磔尸。既無遠慮之明。甘受後期之責。伏念先臣受命唐室。建牙蜀川。因時事之變更。爲人心之擁迫。先臣卽世。臣方幼年。猥以童蒙。謬承餘緒。乖以小事大之禮。闕稱藩奉國之誠。染習偷安。因循積歲。所以上煩神算。遠發王師。勢甚疾雷。敏如破竹。顧惟懦卒。焉敢當鋒。尋束手以云歸。正傾心而俟命。今月七日。已令私署通奏使宣徽南院使伊審證奉表歸降。以前路寇攘。前進不得。臣尋更令兵士援送。至十一日。尙恐前表未達。續遣供奉官王茂隆再齎前表。至十二日以後。相次方到軍前。料惟血誠。上達容聽。臣今月十九日。已領親男諸弟。納降禮于軍門。至于老母諸孫。延餘息于私第。陛下至仁廣覆。大德好生。顧臣假息于數年。所望全軀于今日。今蒙元戎慰卹。監護撫安。若非天地之垂慈。豈見軍民之受賜。臣自量過咎。尙切憂疑。謹遣親弟詣闕奉表。待罪以聞。太祖賜詔曰。朕以受命上蒼。臨制中土。姑務保民而崇德。豈思右武而佳兵。至于與戎。蓋非獲已。矧惟蜀郡僻處一隅。靡思僭竊之愆。輒肆窺覲之志。潛結并寇。自起釁端。爰命偏師。往申弔伐。靈旗所指。逆壘自平。朕常中夜愴然。念兆民何罪。屢馳驛騎。嚴戒兵鋒。務宣拯溺之懷。以盡招攜之禮。而卿果能率官屬而請命。拜表疏以祈恩。託以慈親。保其宗祀。悉封府

庫以待王師。追咎改圖。將自求于多福。匿瑕含垢。當盡滌于前非。朕不食言。爾其無慮。昶乃舉族與官屬由峽而下。至江陵。上遣皇城使竇儼迎勞之。昶與母至襄陽。復遣使齎詔。賜茶藥。所賜詔不名。仍呼昶母爲國母。昶將至。命太宗勞于近郊。昶率子弟素服待罪闕下。時乾德三年也。帝以昶來降。意嘉之。詔翰林學士承旨陶穀等約前代儀制。草定受降之禮。正月十六日。昶至前一日。有司設御座于崇元殿。陳仗衛于庭。如元會之儀。又爲昶及僞官屬設次于明德門外。設表案于門橫街之北。是日大陳馬步諸軍于天街左右。昶及弟僞官李昊等三十二人。至闕下。皆素服紗帽。通事舍人引昶于表案南序立。北向。僞官屬皆班于昶後。置待罪表于案。昶跪授閣門使持表入。昶等還位。序立以俟命。表至帝前。侍臣讀訖。閣門使承旨出宣。昶等悉俯伏于地。通事舍人二員掖昶起。僞官屬皆起。並鞠躬聽命。閣門使宣制。釋罪。昶等再拜。三呼萬歲。閣門使又承旨。賜昶等襲衣冠帶。衣庫使導所賜陳于前。昶再拜跪受。各就次。易服乘馬。昶至升龍門下馬。官屬至啓運門下馬。就次。入見于崇元殿。帝袞服升座。軸簾卻扇。文武百官先入起居。訖分班東西相向。閣門使引昶等人起居舞蹈。稱謝。宣徽使承旨喚昶升殿。昶等皆再拜。僞官屬依位序立。通事舍人引昶升自東階。宣徽使承旨安撫。至御座前。鞠躬。帝親撫問之。昶還位。與官屬皆舞蹈再拜。三呼萬歲。昶出中書門下。率百僚稱賀。禮畢。御明德門。宣赦門下。伐罪弔民。所以昭宣王略。省災肆赦。所以盪滌羣非。稽有國之舊章。蓋哲王之能事。朕飛龍撫運。躍馬興邦。雖禹別九州。盡爲王土。而蜀川一境。猶

隔華風。天兵飛渡于劍門。蜀主哀號而納款。念其生聚。曲爲保全。宜推曠蕩之恩。用慰傷殘之俗。易苛政以平恕。革重斂爲輕徭。用舉宏綱。正我王度。自乾德三年正月二十四日。味爽以前。應僞蜀管內。罪無輕重。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自乾德二年終。所有殘欠租稅。並與除放。仍特放今年夏稅。及沿納諸雜物色等一半。兼令逐州子細分析。目前諸色稅賦。及科配煩重名目。聞奏當與等第。永遠減放。應敗闕場務。仍各具事申奏。當議指揮。西川城內人戶食鹽。僞蜀估定。每斤一百六十文足陌。令每斤特減六十文足陌。今後只定一百文足陌。所有諸州鹽。各取逐處價例。三分中與減一分。應鄉村不濟人戶。闕少糧食者。委逐處官吏。開倉賑貸。候豐熟日。令人戶一斗只納一斗。昨者收復之際。亦已嚴切指揮。或慮諸軍虜得丁口。便仰各放還本主。不得更有隱藏。如敢固違。當行嚴斷。其僞蜀內外文武臣僚。及將校職員等。能奉其主歸我大朝。念茲通變之方。宜預旌酬之寵。各令分析名銜申奏。當與加恩。管內應有負罪逃竄之人。亡命山林之輩。限赦到一月內。許自陳首。並仰放罪。仍令逐處長吏。倍加安撫。如限滿不自陳首。復罪如初。乃睽劍南。比爲內地。自累朝之艱否。據千里之江山。豈無沈滯之人。宜下旁求之詔。所在州郡。及山林有懷才負藝。未霑寸祿者。委長吏聞奏。先賢丘壠。不得樵採。古來廟宇。咸與修崇。其餘節婦義夫。順孫孝子。有堪旌賞。當議舉明。官吏軍民。各勤職業。樂予景運。當慶新恩。告示一方。咸知朕意。是日宴近臣。及昶等于大明殿。昶奉觴上壽。是日又賜昶玉帶。金鞞勒馬。金器千兩。銀器萬兩。錦綺千段。衣著萬匹。賜昶母

李氏金器三百兩。銀器二千兩。錦綺千段。絹千匹。自仁贄。玄喆。李昊等。恩賜各有差。先是帝詔有司于右掖門街臨汴水。起大第五百間。以待祀。供帳悉備。至是賜之。又爲其僞官屬各營居第。翼日詔曰。伯禹導川。黑水本梁州之域。河圖括象。岷山直井絡之墟。是曰坤維。素爲王土。屬中原多故。四海羣飛。遂割裂于山河。競僭竊于位號。朕削平寓縣。載整皇綱。復周漢之舊疆。寵綏羣后。采唐虞之大訓。協和萬邦。六年于茲。百揆時叙。禮樂征伐之柄。盡出朝廷。蠻夷山海之君。咸修職貢。一昨順長庚而授律。法時雨以興師。先申誕告之文。以慰僂來之衆。咨爾僞蜀主孟昶。克承餘緒。保據一隅。擅正朔以自專。歷歲年以滋久。而能屬王師之致討。察天道之惡盈。體此綏懷。思于効順。盡率官吏。來降軍門。抗手疏以陳誠。伏天闈而請命。是用昭示大信。盡滌汝瑕。度越彝章。升于崇秩。冠紫微之近署。以奉內朝。翦鶉首之輿區。爲之封邑。率從異數。式洽殊私。爾宜欽承。往踐厥位。可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中書令。秦國公。給上鎮節度使俸祿。餘僞官除拜有差。昶數日卒。年四十七。太祖廢朝五日。素服發哀于大明殿。贈中書令。追封楚王。謚恭孝。賻布帛千匹。葬事官給。後數日。其母李氏亦卒。初。李氏隨昶至京師。太祖數命肩輿入宮。勞之曰。母善自愛。無戚戚懷鄉土。異日當送母歸。李氏曰。使妾安往。太祖曰。歸蜀爾。李氏曰。妾家本太原。儻得歸老并土。妾之願也。時晉陽未平。太祖聞其言。大喜曰。俟平劉鈞。卽如母所願。因厚加賜賚。及昶卒。不哭。以酒酹地曰。汝不能死社稷。貪生以至此。吾所以忍死者。以汝在爾。今汝旣死。吾何生焉。因不食。數日卒。太祖聞而

傷之。賻贈加等。與昶俱葬洛陽。詔發奉義甲士七千人護送。七月，正衙備禮冊命昶。其文曰：維乾德三年歲次乙丑，七月己未朔二十四日戊子。

〔案〕朔日是己未，則二十四日是壬午。若二十四日是戊子，則朔日是乙丑。據宋史太祖本紀，七月壬辰，追封孟昶爲楚王。下書丁酉，又書八月戊戌朔，是七月己巳朔。

二十四日壬辰附註備攷。

皇帝若曰：咨爾故檢校太師兼中書令秦國公孟昶，夫冊贈之典，所以彰世祚而紀勳伐。繼絕

之義，所以旌異域而表來庭。苟匪全功，寧兼二者。國家承乾撫運，括地開圖，稽至德于勳華，體深仁于湯

禹。既定壺關之亂，復翦淮夷之兇。暨荆及衡，洗蕩逋穢，以爲人君之道。先德而後刑，王者之師。有征而無

戰，兵威震疊，寰宇來同。以致薄伐西川，徂征三峽。惟爾昶，襲乃堂構，據有巴庸，而能祇畏皇靈，保全宗緒。

知機識變，委順圖全。馳子牟魏闕之心，奉伯禹塗山之會。朕自聞獻款，良切虛懷。舟車欣至止之初，邸第

錫非常之制，封崇異數。期保永年，景命不融。奄然殂謝，嗚呼！爾有及親之孝，特異常倫。爾有奉上之情，所

期終養。何高穹之不祐，與幽壤以同歸。斯朕所以當宁興悲，徹縣永歎。詢于史氏，申命禮官。今遣使起復

雲飛將軍，檢校太傅，右神武統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平昌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孟仁贊持節冊贈爾

爲尙書令，仍追封楚王。嗚呼！式備哀榮，載光簡牒。南宮峻秩，全楚大邦。併示追崇，負超彝制。始終之分，朕

無愧焉。尙冀英魂歆茲盛禮，嗚呼哀哉。禮畢，其冊載以犢車，設鹵簿，鼓吹導至其第。冊及門，主人迎冊使

入。是日，仍賜昶墳莊一區，給守墳人米千石，錢五十萬。

〔案〕宋史初，昶在蜀，專務奢靡，爲七寶溺器，他物

作五萬。

初，昶在蜀，專務奢靡，爲七寶溺器，他物

稱是每歲除命學士爲詞題桃符置寢門左右。末年學士韋寅遜撰詞以其非工。昶自命筆題云新年納餘慶。嘉節號長春。昶以其年正月十一日降。太祖命呂餘慶知成都而長春乃太祖誕聖節名也。又昶襲位後民質錢取息者將徙居必書其門曰召主取贖其末年西川婦女競理髮爲高髻號朝天髻始周世宗平淮甸克關南議討而未果至太祖乃平之自始伐至降凡六十六日昶父子據有二蜀三十一年至是國除王全斌既平蜀部下多漁奪民財及凱旋太祖盡得其狀召行營都監王仁贍面詰之仁贍歷詆諸將所爲奢縱不法冀以自解且曰清廉畏慎不辜陛下任使者惟有曹彬一人耳即日授彬宣徽南院使彬入奏曰征西諸將皆獲罪臣獨受賞何以寧處上曰卿有功無過又不自矜苟若有纖芥之累王仁贍豈有爲卿隱耶勸懲國之常典可無讓也蜀平得州府四十六益彭眉嘉緜漢資簡梓遂黎雅陵戎瀘維茂昌榮〔原註〕閩渠合龍普利〔原註〕渝涪黔施達洋〔原註〕百四十戶五十三萬四〔原註〕閩文〔案〕長編蜀

十月五十三萬四千二十九宋史載得州四十五縣一百九十此書大略與長編相合

李筠在鎮擅其征賦頗招集亡命嘗以私忿囚監軍使世宗不能堪但下詔責讓而已至是遂以建隆元年四月十四日叛太祖遣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歸德軍節度使石守信殿前副都指揮使檢義成軍節度使高懷德率諸軍進討五月二日又命宣徽南院使咎居潤赴澶州巡警詔殿前都點檢昭化軍節度

使慕容延釗、彰德軍節度觀察留後王全斌，由東路會兵進討。前德州刺史曹翰、前耀州刺史張暉，並充行營壕寨使。由東路與守信等合，敕守信等曰：「勿縱筠下太行，急進師扼其隘，破之必矣。」帝乃下詔曰：「違天逆命，不可以逋誅。伐罪弔民，式慰其後望。昭義軍節度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李筠，出于賤隸，驟列通侯，詭譎多端，包藏有素。朕以皇天眷命，歷數在躬，念同事于前朝，每曲形于厚禮，推赤心而示信，指天日以申盟，而不體予懷。自隳爾節，窺覲神器，俶擾天常，囚辱使臣，虔劉民吏，結劉鈞于并壘，害張福于高平，肆其兇謀，干我大戮。國有常憲，人其舍諸？將申齊斧之刑，用致靈旗之討。李筠宜削奪在身官爵，令諸道會兵進擊，宥其驅脅，實前王之令猷，示以招懷，亦吾民之何罪。黎城舊壤，上黨名區，俗本貞純，人知節義，豈私從亂，必自改圖。苟去危以就安，可轉禍而爲福，立功名于當世，保富貴以終身，勿成染汙之風，自取覆亡之咎。凡爾士庶，當體朕懷。五月十九日，內降手詔親征。朕仰膺天睽，肇啓皇圖，念可畏之非民，敢無名而動衆。李筠不知天命，犯我王誅，棄帶河礪嶽之恩，爲干紀亂常之事，已行攻討，卽俟盪平。當九夏之炎蒸，念六師之勞苦，深居宮闕，情所難安。當議省巡，用伸慰撫。朕取此月內，暫幸軍前，所司供頓，務從儉約。郡國長吏，不得擅赴行在。兩京留司官，起居表章，傳置以聞，勿令勞擾。以稱朕意。以二十四日，次滎陽。西京留守向拱、河陽節度使趙晁來朝。太祖召拱與語，拱曰：「李筠逆節久露，兵勢漸盛，陛下宜速濟大河，歷太行，乘其未集而擊之，平賊必矣。若稽留浹旬，臣恐賊鋒益熾，攻之難力矣。」帝深然之。其月，石守信敗筠。

軍于長平斬首三千餘級。拔大會寨。十九日命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天平軍節度使韓令坤率兵屯河陽。石守信高懷德又破筠衆三萬于澤州。獲僞河東節度使范守圖。降河東援軍數千。皆殺之。〔原註〕初筠送款于河東劉鈞。

及王師至。筠求援于鈞。鈞遣守圖等赴之。至是并獲焉。

帝以親駕大赦天下。門下天生五材。武可以底寧。禍亂君有一德。恩所以輯睦。兆

民爰自睠命自天。膺圖開國。繄朕寡昧。勉徇樂推。式造新邦。務求治道。郡縣小大之政。必切躬親。蕃宣勳舊之臣。敢忘禮遇。以四海樂康爲念。以一物失所爲憂。勿敢怠荒。庶期開泰。不謂壺關之地。分野纏災。守臣無事以生疑。同惡望風而相濟。朕推心勉諭。屈己俯從。和氣不能易豺狼之心。平地于是作荆榛之路。昨者長驅禁旅。直上太行。始戮賊軍。尋平澤潞。鋒交矢接。瓦解冰消。潞州旣逼危亡。尋輸降款。契我好生之意。各覃加等之恩。一境熙春。萬家安堵。旣豁黔黎之望。實憑宗社之靈。重念將士同心。服干戈而展効。官吏奉職。部力役以有勞。將同慶于域中。宜大賚于天下。應天下見禁罪人。自六月二十三日昧爽以前。

云云。〔原註〕餘同本傳。

李重進九月反狀聞。太祖遣石守信王審琦李處耘宋偓等四將率禁兵討之。仍令友規護前軍。〔案〕仍令云云。

當是上文已載友規爲傳寫者脫佚。據長編揚州都監右屯將軍安友規知重進必反。踰城來奔。至是果反。故仍令護前軍討之。

乃下詔曰。黃軒御極。嘗行中冀之誅。虞舜登庸。先正

四凶之罪。芑民靖亂。何莫由斯。朕以歷試艱難。肇膺眷命。務輯寧于華夏。思康濟于黎元。爰整銳師。濯征多壘。慰其後后。匪曰佳兵。新授平盧軍節度。淄青等州觀察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李重進。位列公侯。任隆藩翰。自皇家之起運。包異志以無君。朕法天無私。與物更始。特含垢以宥罪。聽改行而自新。申撫諭于璽書。形誓言于金券。特遷大鎮。用保永圖。而敢固守孤城。拒違王命。此而可忍。孰不可忍。宜正彝章。用懲大慙。其李重進在身官爵。並宜削奪。上謂左右曰。朕于周室近臣。無所圖間。重進不體朕心。自懷反側。今大師在野。朕當自慰撫之。十月二十一日。內降手詔曰。朕以反臣負國。兇黨嬰城。勞將帥以征行。救生靈之塗炭。重念蒙犯霜露。跋涉山川。將親示于撫循。須暫離于京闕。朕取今月內。幸揚州。凡所供須。務令省約。方期靖亂。無至勞人。餘依征澤潞詔書從事。(原註)餘同本傳。

陳洪進入朝。以其地來歸。太宗優詔嘉納之。以洪進爲武寧軍節度。同平章事。留京師奉朝請。諸子皆授以近郡。五月一日。降德音。門下。朕纂紹基圖。臨御區宇。慶五兵之銷偃。致四海之混同。顧惟動植之間。悉被生成之澤。念清源之一境。隔朝化以多年。江山雖在于照臨。黎庶未霑于恩惠。節度使陳洪進。素懷明略。喜遇昌期。偃戎節以來朝。錄地圖而上進。今者川塗無壅。聲教大同。宜覃寬宥之恩。俾洽維新之化。應泉漳等州管內州縣。諸色罪人。限德音到日。並從釋放。云云。於戲。同文共軌。荷宗社之殊休。恤物愛民。乃帝王之常道。矧惟遠俗。初被皇風。用安歸嚮之心。倍注撫柔之意。降九天之雨露。蘇比屋之生靈。必令其

萬戶千門。永樂於輕徭薄賦。凡爾衆庶。當體朕懷。主者施行。

太宗征太原。次澶淵。太僕寺丞宋捷者。掌出納行在軍儲。迎謁道左。太宗見姓名喜。以爲我師有必捷之兆。車駕將至。令語攻城諸將曰。我端午日置酒宴會于太原城中。至癸未。繼元降。乃五月五日也。

太宗朝平蜀賊李順。

〔原註〕
劉旴附。

淳化四年。青城縣民王小波聚徒起而爲亂。謂其衆曰。吾疾貧富不均。今爲

汝均之。貧民附者益衆。先是國家平孟氏之亂。成都府庫之物悉載歸于內府。後來任事者競功利于常賦外。更置博買務。禁商旅不得私市布帛。蜀地土狹民稠。耕稼不足以給。由是羣衆起而爲亂。二月。殺彭山縣令齊元振。十二月。與巡檢張玘鬪于江原縣。玘死之。小波亦病創卒。衆推小波妻弟李順。以淳化五年正月。叛攻邛蜀二郡。官吏多被其害。又敗都巡檢郭允能于新津。賊勢益盛。衆附者數萬。永康軍雙流。新津。溫江。郫縣。皆爲順所陷。縱火大掠。遂進攻成都。旣陷成都。知府事郭載率官吏奔東川。賊遂據成都。上命昭宣使河州團練使王繼恩爲劍南兩川招安使。率兵討之。以便宜決遣。又命樞密直學士張詠知成都府。

〔案〕長編據成都志及宋祁所作墓誌。韓琦所作碑。謂詠知成都。乃是春除。旣而留不行。至九月。代雷有終任實錄及會要。並于是春卽書以張詠知成都。誤矣。此書亦仍實錄會要之誤。

雷有終。裴莊。劉錫。周渭

等。掌川峽隨軍漕運。馬步軍都軍頭王杲。率兵趨劍門。崇儀使尹元。率兵由峽路而進。並受繼恩節制。又命成都府監軍供奉官宿翰爲崇儀使。先是羣盜自成都。分攻劍門。翰先自成都領兵投劍門。適與正兵

合。〔案〕長編李順分兵攻劍門。都監西京作坊副使上官正禦之。會宿翰領兵至。破之上喜。以正爲六宅使。劍州刺史充劍門兵馬部署。翰爲崇儀使。昭州刺史此云與正兵合。不載上官之姓。當是上文有脫佚。因迎擊。大破賊衆數

千人。餘三百人奔歸成都。順怒其驚衆。盡殺之。奏至上嘉翰功。故有是命。三月詔繼恩。朕以兇民嘯聚。蜀郡驚騷。俾卿舉于軍師。務速令于平盪。已聞虎旅。將覆梟巢。旣顯戮于鯨鯢。慮俱焚于玉石。頃令分別。用振恩威。宜令王繼恩候前軍所到處。其賊黨等。或敢恣兇頑。或輒行抗拒。卽盡加殺戮。不得存留。其有或先被脅從。或自能歸順。更不問罪。並與安存。不惟推好生惡殺之心。亦用舉懲惡勸善之典。諒爾將兵之意。知予及物之恩。四月繼恩由小劍門路入研石寨。破賊斬首五百級。遂北過青彊嶺。平劍州。進破賊五千衆于柳池驛。斬首六百級。賊衆望風奔走。殺戮溺死者不可勝計。又克閬縣二州。五月至成都。破賊十餘萬。斬首三萬級。獲順及僞官甚衆。及議賞功。中書欲除宣徽使。太宗曰。朕讀前代書史。不欲令宦官預政事。宣徽使執政之漸也。止可授以他官。宰相懇言繼恩有大功。非此任無足以議賞典。上深怒責丞相等。命學士張洎錢若水議。別立宣政使。序位于昭宣使之上。以授之。繼恩握重兵。久留成都。轉餉不給。專以飲宴爲務。每出入前後奏音樂。又令騎兵執博局棊枰自隨。威振郡縣。僕使輩用事恣橫。縱所部剽掠子女金帛。坐而翫寇。軍士亦無鬪志。餘賊竄伏山谷間。州縣有復陷者。太宗知之。乃命入內押班衛紹欽同領其事。命給事中參知政事趙昌言。充川峽路兵馬部署。自宣政使王繼恩以下。皆聽其節度。御札數幅。丁寧授以方略。姦黨悉平。至道二年春。布衣韓拱辰詣闕上言。繼恩有平賊大功。當秉機務。今薄賞

無以慰中外之望。上大怒。以拱辰妖言惑衆。杖脊黥面。配崖州。俄召繼恩還。又有劉盱者。廣武指揮軍卒也。至道三年八月。都巡檢使韓景祐。至懷安軍。盱謀殺景祐而叛。是夜三鼓。嘯聚軍士。逐景祐。景祐踰垣遁逸。遂掠懷安。及漢蜀邛州。永康軍招安使上官正。卽與鈐轄馬知節。領兵趨新津。賊出邛州方井。擊敗之。斬盱。盡平其黨。九月。太宗因言西川叛卒事。輔臣或曰。蓋地無城池。所以失其制禦。上曰。儻官吏得人。善于綏撫。使其樂業。雖無城可也。昌言爲人辯智。于上前。指畫破賊之策。上悅之。恩遇甚厚。旣行。時有峨眉山僧茂真。以術得幸。謂上曰。昌言額紋有反相。不宜委以蜀事。上方悔之。會昌言至鳳翔。是時寇準知州。密上言。趙昌言素有重名。又無子息。不可征蜀。授以兵柄。太宗得疏。大驚曰。朝廷皆無忠臣。言莫及此。賴有寇準憂國家爾。乃詔昌言以軍事付王繼恩。罷知政事。以戶部侍郎知鳳翔。召寇準參知政事。西川招安使王繼恩。部送賊西句重榮等五輩詣闕。上曰。汝曹本非爲惡。但官吏失于撫御。致爾爲盜。及兵興。武人務在立功。肆行殺戮。爾輩懼死亡命耳。朕今諭以恩信。不忍誅也。皆釋甲放之。太宗聞蜀賊起。顧侍臣曰。蜀土之民。近歲日益繁盛。但習俗囂浮。多事邀賞。物極必反。今小寇驚動。豈天意抑其浮華耶。呂蒙正曰。昔楚莊小國之君。常懼無災。今昇平之代。遠方忽有狂寇。亦恐天垂警戒。呂端曰。蒙正之言。望陛下留意。上深納之。

宋朝事實卷十八

陸降州縣一

東京

開封府。

大中祥符二年。

〔案〕宋史地理志作三年。

改浚儀縣爲祥符縣。復後唐匡城縣爲長垣縣。

〔原註〕梁名長垣。〔案〕宋史隋匡城縣。建隆元年改

爲鶴丘。後乃改長垣。

建隆四年。陸東明鎮爲東明縣。以濟陽鎮屬縣。咸平五年。陸通許鎮爲咸平縣。

〔案〕此書于各府州所領縣沿

自前代者皆不記。惟記自建隆迄紹興陸改者。據宋史。謂政和七年。改酸棗縣爲延津。則事在宣和以前。此書不應闕載。然文獻通攷仍存酸棗舊名。而不著延津。其互異未審所由。今就二書之顯與此書不同者。附註各條下。以備參證。

西京

河南府。

熙寧八年。

〔案〕宋史作五年。

省洛陽縣。入河南縣。元祐二年復置。

熙寧八年。省緱氏縣。入偃師縣。

熙寧五年。省伊闕縣。入伊陽縣。

〔案〕文獻通攷。景德四年。升永安鎮爲縣。屬京西路。此闕載。

南京

應天府。景德四年。〔案〕宋史作三年。陸歸德軍爲應天府。大中祥符七年。陸南京。

北京

大名府。慶歷二年。陸大名爲北京。〔案〕文獻通攷熙寧六年。省經城縣爲鎮。入宗城縣。省洹水縣爲鎮。入成安縣。此闕載。

京東東路

青州。淳化五年。改爲鎮海軍節度使。〔原註〕唐爲平盧軍節度。政和元年曰齊郡。

密州。開寶五年。陸爲安化軍節度。〔案〕文獻通攷元祐三年。以板橋鎮置膠西縣。此闕載。

拱州。崇寧四年。以開封府襄邑縣。建州名輔州。以爲東輔。又改今名。〔案〕文獻通攷大觀四年。廢拱州復爲襄邑縣。還隸開封。政和四年。復爲州。此闕載。又通攷及宋史。並云屬京東西路。與此屬京東東路有異。

齊州。治平二年。陸爲興德軍節度。咸平四年。省臨濟縣入章丘縣。〔案〕文獻通攷政和六年。陸齊州爲濟南府。又云景德三年。以章丘置清平軍。熙寧三年。

廢軍。復爲縣。此皆闕載。

濰州。建隆三年。以青州北海縣。置北海軍。乾德二年。陸爲濰州。政和元年。曰北海郡。建隆三年。析北

海縣地置昌邑縣。乾德三年以營丘城置安仁縣尋改爲昌樂。

淮陽軍。太平興國七年置。太平興國七年以徐州之宿遷縣屬淮陽軍。

〔案〕文獻通攷云以徐州之下邳宿遷二縣建淮陽軍元豐初改屬京東

西路與此稍異。

京東西路

襲慶府。建隆元年復泰寧軍節度。

〔案〕文獻通攷大中祥符元年陞泰寧軍節度爲大都督政和八年陞爲府。

大中祥符元年改乾封縣爲奉符

縣。大中祥符元年。

〔案〕文獻通攷作五年。

改曲阜縣爲仙源縣。

〔案〕宋史大觀四年以瑕丘縣爲瑕縣以襲丘縣爲襲縣此闕載。

興仁府。建中靖國元年改周彰信軍爲郡後陞府。

〔案〕宋史作崇寧元年陞曹州爲興仁府。

大觀三年陞都督府。大觀二

年改宛句縣爲宛亭縣。

〔案〕宋史作元祐元年改宛句縣爲宛亭。

鄆州。大觀二年陞大都督府。

〔案〕宋史作大觀元年陞大都督府宣和元年改爲東平府。

廣濟軍。太平興國三年以定陶鎮置廣濟軍至熙寧四年廢屬曹州元祐元年復置。

〔案〕文獻通攷云漢定陶縣唐爲鎮太平興國

二年建爲軍四年割曹澶濟濮四州地復置縣以隸焉熙寧四年廢軍以定陶縣隸曹州元祐元年復爲軍視此所記覺更明晰。

鄧州。建隆初省臨瀨縣入穰縣。

〔案〕宋史太平興國六年陞順陽鎮爲順陽縣慶歷四年廢方城縣入南陽縣此皆闕載。

襄州。乾德三年以陰城鎮置乾德縣。

〔案〕文獻通攷陰城鎮宋初陞爲光化軍熙寧五年廢軍改爲光化縣隸襄陽元祐初復爲軍又宋史云乾德二年析穀城縣三鄉置乾德縣與此所記互異。

太

平興國元年復改義清縣爲中廬縣。

均州。乾德六年省豐利縣入鄖鄉縣。

〔案〕宋史均州本防禦宣和元年爲武當軍節度此闕載。

隨州。乾德五年陞崇義軍節度太平興國元年改崇信軍熙寧元年省安化縣。

〔案〕宋史作熙寧元年廢光化縣爲鎮入隨縣與元

和郡縣志隨州管縣有光化之文相合而與文獻通攷熙寧五年改光化軍爲光化縣隸襄陽及此作元年省安化縣者先後沿革互有歧異。

金州。乾德五年陞昭化軍節度後爲防禦熙寧六年省平利縣。

〔案〕宋史作省爲鎮入西城縣。

元祐二年復置。〔案〕宋史乾德

四年廢洛陽縣入洵陽縣此闕載。

房州。雍熙三年陞保康軍節度開寶中省永清縣開寶中省上庸縣。

京西北路

潁昌府。元豐三年陞許州爲府。〔原註〕唐爲潁川郡陞忠武軍節度梁爲匡國軍後復爲忠武軍。崇寧四年建爲南輔熙寧四年省許田入

長社縣。崇寧四年以汝州之郟縣屬潁昌府。

鄭州。景祐元年陞奉寧軍節度。崇寧四年建為西輔。崇寧四年以河南府密縣屬鄭州。

滑州。太平興國四年改武成軍節度。〔原註〕唐為宣義軍節度。治平三年〔案〕宋史作熙寧三年。省靈河縣入白馬縣。

孟州。大中祥符中改汜水縣汜水關為行慶關。慶歷三年以唐洛州王屋縣屬孟州。〔案〕宋史汜水縣熙寧五年省入河陰。

豐二年復置王屋縣。熙寧五年自河南來隸。此未詳。

蔡州。景祐二年陞淮康軍節度。〔案〕宋史大中祥符五年改朗山縣為確山縣。此闕載。

陳州。〔案〕文獻通攷陳州宣和元年陞為淮寧府。此未詳。建隆元年改澉水縣為商水縣。熙寧六年省南頓縣入商水。元祐元年復

置。

順昌府。元豐二年陞順昌軍節度。政和六年陞為潁州府。〔案〕文獻通攷作政和六年改為順昌府。

汝州。熙寧四年〔案〕宋史作五年。省龍興縣入魯山縣。元祐二年〔案〕宋史作元年。復置。〔案〕文獻通攷汝州政和中陞陸海軍節度。又宋史魯山縣宣和二年改為寶豐縣。

此皆闕載。

信陽軍。唐義陽郡。開寶九年降為軍。太平興國元年改為信陽。開寶九年省鍾山縣屬義陽。開寶

九年以羅山縣屬信陽軍。〔案〕文獻通攷開寶九年廢羅山縣。雍熙二年復置。此未詳。

河北東路

開德府。大觀元年陞府。〔原註〕唐屬灑漢魏三州。晉陞鎮寧軍節度。崇寧四年建為北輔。雍熙四年省臨黃縣入觀城縣。熙

寧四年。〔案〕宋史作六年。省頓丘縣入清豐縣。崇寧四年以大名府南樂縣屬開德府。〔案〕宋史崇寧四年以大名府之朝城縣來隸。此闕載。

河間府。大觀二年陞府。〔原註〕唐為瀛州。宋初陞瀛海軍節度。熙寧六年省束城縣入河間縣。熙寧六年省景城縣入

樂壽縣。〔案〕宋史樂壽縣至道三年自深州來隸。熙寧六年省景城入焉。又束城縣元祐元年復。此未詳。

冀州。慶歷八年陞安武軍節度。皇祐四年省堂陽縣入南宮縣。

棣州。大中祥符八年徙州城及厭次縣于陽信縣地。徙陽信縣于故厭次縣。

雄州。政和三年為易陽郡。太平興國元年改歸義縣為歸信。建隆四年復置容城縣。〔原註〕周顯德六年廢。

霸州。政和三年為永清郡。景祐元年〔案〕宋史作二年。省永清縣入文安縣。

莫州。熙寧六年省長豐縣為鎮。又省鄭縣入任丘。元祐二年復鄭縣。尋又罷為鎮。

濱州。大中祥符五年。省蒲臺縣入渤海縣。慶歷六年。析渤海縣地置招安縣。〔案〕宋史。慶歷三年。陞招安鎮爲縣。熙寧六年。省入渤海。元豐二年。

復爲縣。與此互異。

恩州。唐爲貝州。天寶初。曰清河郡。〔案〕宋史。宋初爲節度。慶歷八年。罷節度。以平王則改貝州爲恩州。至和元年。省漳南縣入歷亭縣。〔案〕宋史。熙寧四年。

省清陽縣入清河縣。此闕載。

清州。太平興國七年。以滄州永安縣置。〔原註〕周爲乾寧軍。後廢。大觀二年。河清七晝夜。因改爲清州。政和三年。爲

乾寧郡。太平興國七年。以永安縣之范橋鎮置乾寧縣。熙寧六年。省爲鎮。後復置縣。崇寧三年。又省之。

〔案〕宋史。乾寧縣。政和五年復置。此闕載。

永靜軍。慶歷七年。以將陵縣。〔原註〕周屬景州。屬永靜軍。淳化元年。以阜城縣。〔原註〕唐屬冀州。屬永靜軍。〔案〕宋史。將陵縣。景祐元年移

治長河鎮。阜城縣。嘉祐八年。省入東光。熙寧十年復置。與此詳略互異。

保定軍。太平興國六年。以涿州歸信縣新鎮置平戎軍。景德元年改今名。

河北西路

相州。天聖七年改永定縣曰永和。熙寧五年省入安陽。熙寧五年省鄴縣入臨鄆。

中山府。太平興國元年改定武軍節度。〔原註〕唐爲定州。義成軍節度。政和三年改中山府爲中山郡。康定元年省陘

邑縣入安喜縣。景德元年以祁州無極縣屬中山府。

洺州。建隆元年陞爲防禦。熙寧三年省曲周縣入雞澤縣。熙寧六年省臨洛縣入永年縣。〔案〕宋史。元祐二年。

曲周臨洛復爲縣。尋復爲鎮。四年。曲周雞澤依舊別爲兩縣。此闕載。

祁州。景德元年徙治蒲陰縣。〔原註〕周景福二年。置祁州于無極縣。端拱元年以恆州鼓城縣屬祁州。熙寧六年省深澤

縣入鼓城。元祐元年復置。

保州。政和三年爲清苑郡。〔案〕宋史。保州本清苑縣。建隆初置保塞軍。太平興國六年建爲州。政和三年爲清苑郡。太平興國六年改清苑爲保塞縣。〔案〕宋史。

太平興國六年析易州滿城之南境入保塞。此未詳。

保州。崇寧四年陞爲慶源軍節度。開寶五年改昭慶縣爲隆平縣。熙寧六年省入臨城。元祐元年復

置。熙寧五年省柏鄉贊皇入高邑縣。

邢州。熙寧六年省平鄉縣入鉅鹿縣。元祐元年復置。熙寧六年省堯山縣入內丘縣。元祐元年復置。

熙寧五年省任縣入南和縣。元祐元年復置。大觀元年八月二十六日詔遷趙州隆平縣。邢州鉅鹿縣于高地。以隆平地下濕。鉅鹿近爲黃河陷沒故也。政和三年十二月十七日尙書省言邢州鉅鹿縣。昨被黃河滄沒之事。今來水勢已退。乞興復舊縣。從之。

永寧軍。雍熙四年以博野縣地置寧邊軍。景德元年改永定。天聖四年改今名。

廣信軍。太平興國六年置爲威虜軍。景德元年改今名。

陝西路

永興軍路。京兆府。〔案〕宋史永興軍大觀元年陞大都督府宣和二年詔守臣不用軍額稱京兆府此未詳。

大中祥符八年改昭應縣爲臨潼縣。大觀二

年復以清平鎮置終南縣。〔原註〕唐爲縣鎮。〔案〕宋史清平鎮大觀元年陞爲清平軍。復置終南縣。隸京兆府。清平軍使兼知終南縣。與此紀年稍異。而原委較詳。

河中府。太平興國七年改護國軍節度。〔原註〕唐爲河中節度。〔案〕宋史熙寧三年省西河縣。六年省永樂縣入河東。此闕載。

陝州。太平興國元年改保平軍節度。〔原註〕唐爲保義軍節度。〔案〕宋史熙寧六年省硤石縣。並入陝州。太平興國三年以虢州之湖城閼鄉二縣屬陝州。此闕載。

延安府。唐延州。後唐彰武軍。皇朝陞府。〔案〕宋史元祐四年陞府。熙寧五年省豐林縣。金明縣入膚施。八年省延水縣入延川縣。此闕載。

同州。太平興國七年陞爲定國軍節度。〔案〕宋史熙寧四年省夏陽縣入郃陽。此闕載。

耀州。開寶五年為感義軍。太平興國元年改感德軍。淳化四年以雲陽縣之梨園鎮置淳化縣。〔案〕宋史

淳化縣宣和元年撥屬

環慶路邠州此闕載

虢州。建隆元年改弘農縣為常農縣。至道三年改曰虢略。熙寧四年省王城縣入虢略。

銀州。唐銀川郡。〔案〕宋史五代以來為西夏所有熙寧三年收復尋棄元豐四年復旋被西夏陷沒崇寧四年復仍為銀州五年廢為銀川城此闕載

綏德軍。熙寧二年收復唐綏州又廢為綏德城後陞為軍。〔案〕宋史熙寧二年作三年元符二年陞綏德軍與此稍異

保安軍。太平興國二年以延州永安鎮置軍。天禧四年置建子城。天聖元年改為德靖寨。慶歷四年置

順寧寨

環慶路

環州。淳化五年復周之通遠軍為環州。天聖四年復改方渠縣為通遠縣。

慶州。乾德二年復為安化郡。〔原註〕唐天寶元年曰安化郡至德元載曰順化郡陞安定軍節度後唐降乾德二年復順化縣為安化縣。乾德

二年省同川縣入安化縣。熙寧四年復置合水縣。省華池樂蟠兩縣入合水。熙寧三年以寧州彭原

縣屬慶州

涇原路

涇州。太平興國元年。改彰化軍節度。〔原註〕唐為彰義軍。

咸平四年。置保定縣。五年。省為寨。大觀二年。復置。〔案〕宋史。

咸平四年。陞長武鎮為縣。五年。省為寨。屬保定縣。大觀二年。復為縣。俱指長武言。與此作保定有異。

渭州。熙寧五年。儀州廢。以安化縣來屬。乾德元年。以舊崇信軍地。置崇信縣。屬鳳翔府。淳化中。屬儀

州。熙寧五年。州廢。來屬。熙寧五年。儀州廢。以華亭縣來屬。〔案〕渭州。宋史入秦鳳路。與此入涇原路有異。

原州。太平興國元年。改寧州。豐義縣為彭陽。至道三年。屬原州。

懷德軍。大觀二年。陞平夏城為軍。以蕭關等寨。〔原註〕唐蕭關縣地。來屬。

鎮戎軍。至道元年。〔案〕宋史作三年。以故平高縣地置。

德順軍。慶歷三年。以渭州隴千城置。元祐八年。置隴千縣。

秦鳳路

鳳翔府。熙寧五年。以好時縣屬府。

隴州。開寶元年。〔案〕宋史作二年。析汧陽。置隴安縣。

鳳州。河池縣。皇朝徙治固鎮。兩當縣。皇朝徙治廣鄉鎮。〔案〕宋史。徙河池。在開寶五年。徙兩當。在至道元年。

秦州。建隆二年置伏羌寨。熙寧三年以為城。

鞏州。〔案〕文獻通攷。皇祐四年。以渭州地置古渭寨。熙寧五年。改通遠軍。崇寧三年。改為鞏州。此未詳。崇寧四年。〔案〕宋史。作三年。陞寧遠寨為縣。〔案〕宋史。元祐五年。增置隴西縣。崇寧三年。陞水寧寨為縣。此

闕載。

熙河路

熙州。熙寧五年收復吐蕃之武勝軍。置州。陞鎮洮軍節度。熙寧五年置渭源堡。屬州。〔案〕宋史。熙寧六年。置狄道縣。九年。省。元

豐二年。復置此闕載。

蘭州。元豐四年收復金城縣。〔案〕宋史。蘭州金城郡。與此作金城縣。有異。又崇寧三年置蘭泉縣。此闕載。

河州。熙寧六年收復鳳林縣。置枹罕縣。七年省。崇寧四年陞寧河寨為縣。

岷州。熙寧六年收復。〔原註〕唐和政郡。陷吐蕃。崇寧四年復置祐川縣。〔原註〕唐縣。後廢。建隆三年以良恭大潭二鎮置大

潭縣。屬秦州。熙寧六年屬岷州。熙寧六年以長道縣屬岷州。〔案〕宋史。崇寧三年。復祐川縣。熙寧七年。以大潭長道兩縣屬岷州。與此稍異。

會州。

元符二年收復烏蘭縣。

〔案〕文獻通攷唐置會州領會寧烏蘭二縣廣德後沒吐蕃宋元符二年始進築修復割安西城以北六寨隸會州崇寧三年置縣曰敷文此云收復烏蘭縣仍唐舊名似下文有脫佚

廓州。

元符二年收復米川縣。

〔案〕文獻通攷廓州唐末陷吐蕃宋元符二年以廓州爲寧塞城崇寧三年棄之後收復仍爲廓州城下置一縣五年罷之大觀三年陞防禦又米川縣注云唐置廣德元年沒吐蕃宋元豐

收復與此作元符二年有異至宋史則僅載米川城注云舊米川縣

洮州。

元符二年收復臨潭縣。

〔案〕文獻通攷洮州領縣一臨潭唐末陷吐蕃號臨洮城元符二年之尋棄不守大觀二年復仍爲洮州三年陞團練此云收復臨潭縣亦沿舊名

湟州。

〔案〕文獻通攷元符二年收復舊邈川城建爲湟州此未詳

大觀三年賜嚮德軍額宣和元年改爲樂州。

河東路

太原府。

太平興國四年克復降爲并州舊治太原晉陽二縣遂徙治陽曲。

太平興國四年省太原縣

入榆次。

建隆四年以晉陽縣爲平晉軍太平興國四年廢爲平晉縣熙寧三年省入陽曲政和五年復

潞州。

太平興國元年改昭德軍節度

〔原註〕唐昭義軍節度

建中靖國元年改隆德軍節度

慶祚軍。

舊晉州趙城縣熙寧五年廢爲鎮隸洪洞縣元豐二年

〔案〕宋史作三年

復爲縣政和三年陞爲軍

麟州。

乾德五年陞建寧軍節度端拱元年改鎮西軍節度

嵐州 咸平五年以憲州樓煩縣來屬。

憲州 熙寧三年廢十年復置 咸平五年以嵐州靜樂縣來屬。

慈州 熙寧五年廢入隰州元祐元年復置 熙寧五年省文城縣入吉鄉縣又省鄉寧縣。

豐州 嘉祐七年以府州羅泊川掌地置東南接府州西接麟州不統縣。

遼州 熙寧七年廢為平定軍元豐八年復置 熙寧七年省和順縣為鎮入遼山元豐元年復置。

〔案〕宋史

熙寧七年省平城和順二縣入遼山省榆社入武鄉元祐元年復置三縣與此有異。

岢嵐軍 太平興國四年析岢嵐州置軍。〔案〕宋史太平興國五年以嵐州嵐谷縣建為軍與此有異。

寧化軍 太平興國四年析嵐州地置寧化縣五年于縣置軍領寧化一縣。

威勝軍 太平興國二年置併沁州入焉 太平興國二年以潞州武鄉縣來屬 太平興國六年廢沁

州以沁源縣來屬 太平興國六年廢沁州以綿上縣屬大通監寶元二年來屬。

〔案〕宋史太平興國三年于潞州銅鞮縣亂柳石園中建

為軍此作二年置不

載銅鞮縣詳略互異。

平定軍 太平興國七年改上父縣為平定縣置平定軍。

〔案〕宋史太平興國二年以鎮州廣陽寨建為軍四年以井州平定樂平二縣來屬改廣陽為平定即在四年與此有異。

保德軍。淳化四年析嵐州置定羌軍。景德二年〔案〕宋史作元年改曰保德。

火山軍。太平興國七年以嵐州雄勇鎮置軍。治平四年置火山縣。熙寧四年縣廢。

晉寧軍。元祐二年置。大觀三年石州臨泉縣來屬。〔案〕宋史晉寧軍本葭蘆寨。元豐五年收復。六年隸石州。元祐四年給賜西夏。紹聖四年收復。元符二年爲晉寧軍。割石州之

臨泉隸焉。又大觀三年以石州之定胡縣來屬。所載視此加詳。而紀年有異。

淮南東路

亳州。大中祥符七年陞集慶軍節度。大中祥符七年改眞源縣爲衛眞縣。

泗州。乾德元年以楚州盱眙縣來屬。州徙治此。建隆二年省徐城縣入臨淮。乾德元年以濠州招

義縣屬泗州。太平興國元年改爲招信。

眞州。大中祥符六年以聖像成功陞爲眞州。〔案〕宋史至道二年以揚州之六合來屬。此闕載。

通州。天聖元年改周通州爲崇州。明道二年復故名。

淮南西路

壽州。開寶四年改盛唐縣爲六安縣。

無爲軍。太平興國三年以巢縣之無爲鎮置軍。太平興國三年以廬州巢縣來屬。太平興國三年

以廬州廬江縣來屬。無為縣。熙寧三年。析巢縣廬江縣地置巢縣。太平興國三年。自廬州來隸。紹興

五年。廢為鎮。六年。復。十一年。隸廬州。十二年。復隸。

〔原註〕紹興六年六月一日。知無為軍呂雲叟言。本軍巢縣廢為巢鎮。之後所收官錢。不了。鎮寨官兵請給。又地里闊遠。見不住。招誘有歸業。

之民。內柘皋一鄉。隸廬江縣。往回五百餘里。隆城一鄉。往回廬江縣六百餘里。官司文移稽滯。人戶難以輸納。賊盜驚劫。官司難以緝捕。乞將巢鎮依舊為縣。從之。紹興十一年八月十一日。知廬州杜林言。巢縣舊隸本州。因置無為軍。遂割隸。近緣本州賊馬毀壞城壁。見

于巢縣寄治。雖有三縣。亦皆殘毀。欲將巢縣權隸本州。庶得就本縣財賦。贍養官兵。候將來稍見就緒。移入廬州。日却撥還無為軍。從之。十二年六月十五日。知無為軍趙士燾言。本軍見今二稅未理。止有果子米麥。每場務酒稅官錢。應副官兵支遣。去年正月內。蒙朝廷

將巢縣並柘皋鎮權隸廬州。雖存倚郭一縣。外縣一縣。日近窘乏。支遣不行。乞將巢縣撥還本軍。從之。

光州。建隆元年。改殷城縣為商城縣。後省為鎮。入固始。

兩浙路

〔案〕宋史兩浙路。熙寧七年。分為兩路。尋合為一。南渡後復分。

臨安府。淳化五年。改寧海軍節度。〔原註〕唐為鎮海節度。六年。陞杭州為府。太平興國四年。改錢江縣為仁和縣。

太平興國三年。改安國縣。復曰臨安縣。〔原註〕晉武帝名曰臨安。

太平興國四年。改新登縣為新城縣。

〔案〕文獻通攷。杭州宋屬浙西。

路。淳化五年。陞南新場為縣。崇寧五年。省入新城。又宋史云。太平興國四年。改唐山縣為昌化縣。此皆未詳。

平江府。太平興國三年。改蘇州吳郡為平江軍。〔案〕文獻通攷。平江軍屬浙西路。政和三年。陞為府。

潤州。開寶八年改鎮江軍節度。〔原註〕唐爲鎮海軍節度。熙寧五年省延陵縣入丹陽。〔案〕文獻通攷鎮江軍政和三年陞爲府屬浙西路。

常州。太平興國元年改義興縣爲宜興縣。淳化元年江陰軍廢以江陰縣來屬。三年復置軍。熙寧四

年又廢來屬。〔案〕文獻通攷常州屬浙西路。

秀州。政和七年八月二十七日改秀州爲嘉禾郡。〔案〕文獻通攷屬浙西路。

湖州。景祐元年改爲昭慶軍節度。〔原註〕周爲定德節度。太平興國七年析烏程縣地置歸安縣。太平興國四

年。〔案〕宋史作三年。以杭武康縣來屬。〔案〕文獻通攷湖州屬浙西路。

睦州。宣和元年陞建德軍節度。三年改爲嚴州。〔案〕文獻通攷屬浙西路。

越州。大觀元年陞爲帥府。〔案〕文獻通攷屬浙東路。

明州。建隆二年。〔案〕宋史作元年。改奉國軍節度。〔原註〕梁爲望海軍節度。熙寧六年析鄞縣置昌國縣。〔案〕文獻通攷明州屬浙東路。

温州。石晉爲靜海軍節度。〔案〕宋史本永嘉郡太平興國三年降爲軍。政和七年陞應道軍節度。〔案〕文獻通攷屬浙東路。

台州。建隆元年復改台興縣為天台縣。景德四年改永安縣為仙居縣。〔案〕文獻通攷。台州屬浙東路。

處州。咸平二年復改白龍縣為松陽縣。〔原註〕吳置縣。朱梁改長松。又曰白龍。〔案〕文獻通攷。處州屬浙東路。

婺州。淳化元年改寶寧軍節度。〔原註〕吳置東陽郡。梁陳置金華郡。石晉為武勝軍節度。〔案〕文獻通攷。婺州屬浙東路。

衢州。乾德四年以常山縣地置開化場。太平興國六年陞為縣。〔案〕文獻通攷。衢州屬浙東路。

江南東路

建康府。開寶八年降為昇州。

饒州。開寶八年以餘干縣地置安仁場。端拱元年陞為縣。

池州。開寶八年以江寧府銅陵縣來屬。太平興國三年以江州東流縣來屬。〔案〕宋史。開寶末以江寧青陽縣來屬。此闕載。

信州。開寶八年陞寶豐鎮為縣。景祐二年省。〔案〕宋史。作元年。康定元年復置。慶歷三年又省入弋陽。開寶

八年。〔案〕宋史作淳化五年。以鉛山縣直隸京師。後屬信州。熙寧七年復陞永豐鎮為縣。〔原註〕唐置唐省。

太平州。開寶八年改雄遠軍為平南軍。太平興國二年陞為太平州。太平興國三年以宣州蕪湖縣

繁昌縣來屬。

南康軍。太平興國二年置。〔案〕文獻通攷作七年。太平興國七年。以洪州建昌縣。江州都昌縣來屬。

廣平軍。開寶八年置。〔案〕文獻通攷作廣德軍。太平興國四年建。端拱元年。以郎步鎮置建平縣。

寧國府。舊宣州。乾道二年八月二十六日。以孝宗潛藩陞爲府。

江南西路。〔原註〕紹興元年。以江洪筠袁虔吉州興國南康臨江南安軍爲江南西路。四年撥南康軍依舊隸江南東路。

洪州。太平興國六年。析南昌縣置新建縣。〔案〕宋史崇寧二年陞南昌縣進賢鎮爲進賢縣。此闕載。

虔州。太平興國八年。以險江鎮置興國縣。以九州鎮置會昌縣。

吉州。太平興國九年。置吉水縣。〔原註〕本吳吉陽縣地。至和元年。以報恩鎮置永豐縣。熙寧四年。以萬安鎮置

萬安縣。

袁州。雍熙元年。以宜春縣地置分宜縣。

撫州。開寶三年。以宜黃場復置宜黃縣。〔原註〕唐置縣後省。開寶五年。以金溪場置金溪縣。

筠州。太平興國三年。〔案〕文獻通攷作六年。以高安監步鎮置新昌縣。

興國軍。太平興國二年置。乾德五年。以大冶場置大冶縣。屬鄂州。太平興國二年來屬。太平興國

二年。以鄂州通山縣來屬。

南安軍。淳化元年置。以虔州大庾縣建軍。以縣爲治所。以虔州南康縣上猶縣來屬。

臨江軍。淳化三年置。〔案〕文獻通攷。淳化三年。以筠州之清江縣。建臨江軍。以吉州之新淦縣。袁州之新喻縣。來屬。永樂大典。原本誤以上條。以虔州大庾縣以下十三字。繫在此條下。今改正。

建昌軍。太平興國四年。改建武軍爲建昌。淳化二年。以撫州南豐縣來屬。

宋朝事實卷十九

陞降州縣二

荆湖南路

潭州。淳化四年以衡州衡山縣岳州湘陰縣來屬。熙寧六年以益陽縣地置安化縣。太平興國七

年。〔案〕文獻通攷作二年。析長沙縣置寧鄉縣。〔案〕宋史載開寶中廢長豐縣入長沙元符元年以長沙五鄉湘潭縣兩鄉爲善化縣此闕載。

衡州。乾德三年以安仁場置安仁縣析衡陽衡山二縣地入焉。

道州。熙寧五年省永明縣入營道縣。元祐二年。〔案〕宋史作元年。復置。乾德三年改延唐縣爲寧遠縣。省大歷

縣入寧遠。

永州。雍熙元年以零陵縣之東安場置東安縣。

郴州。太平興國元年改郴義縣爲桂陽縣改義章縣爲宜章縣。熙寧六年改高亭縣爲永興縣。

邵州。熙寧五年收復梅山以其地置新化縣。元豐四年以溪洞徽州爲蒔竹縣。崇寧四年以臨口

寨爲臨岡縣。

武岡軍。崇寧五年。陞武岡縣爲軍。以蒔竹縣分爲綏寧臨岡二縣。隸焉。

桂陽軍。本桂陽監。景德元年。以郴州藍山縣來屬。

荆湖北路

江陵府。乾德三年。以江陵縣地置潛江縣。乾德三年。置建寧縣。熙寧六年。省人石首縣。元祐元年復

置。

鄂州。開寶八年。改臨江縣爲崇陽縣。景德四年。改永安縣爲咸寧縣。〔案〕文獻通攷。熙寧五年。陞通城鎮爲通城縣。此闕載。

安州。熙寧二年。省雲夢縣入安陸縣。元祐元年復。〔案〕文獻通攷。安州。宣和元年。陞爲德安府。此闕載。

復州。熙寧六年。廢。復置。熙寧六年。州廢。以景陵縣屬安州。省沔陽縣入監利縣。後置州。復來屬。乾

德二年。以白沙院置玉沙縣。屬江陵府。至道三年。以縣來屬。熙寧六年。省入監利。元祐元年復置。

鼎州。大中祥符五年。改武陵郡曰鼎州。乾德元年。析武陵縣。置桃源縣。

峽州。開寶八年。省巴山寨入夷陵縣。

岳州。淳化五年。陞王朝場爲縣。至道二年。改爲臨湘縣。乾德元年。復朗州橋江縣爲沅江縣。來屬。

歸州。熙寧五年。省興山縣入秭歸。後復置。〔案〕宋史。元祐元年復置。

沅州。熙寧七年平溪洞地置沅州以潭陽縣地。〔原註〕唐置盧陽縣爲州治。熙寧五年以龍標縣地置

鎮江寨。元豐三年廢爲鋪。熙寧七年以龍門縣地置龍門鋪。元豐三年陞黔江城置黔陽縣。

靖州。熙寧九年平溪洞復置誠州。元祐二年廢爲渠陽軍三年廢爲寨屬沅州。紹聖中復置誠州。崇

寧二年改靖州。元豐六年置渠陽縣爲誠州治。改羅蒙縣爲通道縣。

漢陽軍。熙寧四年廢屬鄂州。元祐元年復置。太平興國二年改汶川縣爲漢川縣。

荆門軍。開寶五年置。熙寧六年廢。元祐元年〔案〕宋史作三年。復置。初治當陽後治長林縣。

成都路。

成都府。太平興國六年降爲益州。端拱元年復陞成都府。劍南西川節度。〔原註〕唐改蜀郡爲成都府又分爲劍南西川節度。淳化元

年復爲益州。嘉祐四年復陞爲府。六年復爲劍南西川。熙寧五年省犀浦縣爲鎮入郫縣。天聖四年

改靈池縣爲靈泉縣。

眉州。太平興國元年改通義縣爲眉山縣。

蜀州。紹興十四年陞崇慶軍節度爲府。〔案〕宋史作紹興十年陞崇慶軍節度淳熙四年陞府。

開寶四年改唐興縣爲江源縣。〔案〕宋史作改

唐唐安縣爲新津。

彭州。開寶四年改唐昌縣爲永昌。崇寧中〔案〕宋史作元年改爲崇寧。

綿州。熙寧五年省西昌縣入龍安縣。熙寧九年以茂州石泉縣來屬。

嘉州。熙寧五年省平羌縣入龍遊縣。淳化四年以眉州洪雅縣來屬。乾德四年省綏山縣入峨眉

縣。

邛州。熙寧五年省臨溪縣入臨邛縣。

黎州。慶歷七年〔案〕宋史作六年省通望縣入漢源縣。

茂州。熙寧七年〔案〕宋史作九年卽汶川縣治置威戎軍使。

簡州。熙寧五年省貴平縣入平泉縣。

威州。景祐三年改維州爲威州。〔原註〕屯田員外郎知祥符縣郭輔之奏切見維州屬西川益州路與京東路濰州相去近六千里臣昨知維州日有廣南夔州淮南高郵軍京西陳州曾轉遞往東濰州遞角文字臣

雖便遞往京東濰州及開封府曾轉遞到東濰州逃軍一名尋監送本路鈐轄司勘斷切緣逐州軍見有係刑禁轉遞往來一萬餘里動經三兩個月住滯兼濰州最是邊處監送到逃軍或至遠去走透深爲不便欲乞別州名上曰非李德裕言吐蕃得此而號無憂城者耶侍者曰是因取地圖而觀之曰此足以威服西土八國遂改爲威州。

天聖元年改通化縣爲金川縣。景祐四年復舊名。治平三年卽縣治置通

化軍。

隆州。熙寧五年降陵州爲陵井監。政和三年〔案〕宋史作宣和四年改爲仙井監。〔原註〕漢張道陵開陵州。本朝不欲斥天師名。改爲仙井。隆興元年。

復爲州。更名隆州。咸平四年省始建縣入井研縣。

永康軍。乾德四年置。熙寧五年廢。元祐初復。乾德四年以彭州導江縣。蜀州青城縣來屬。熙寧軍廢。

復屬彭州。蜀州元祐初復來屬。

潼川路

潼川府。乾德四年改劍南東川節度爲靜戎軍節度。太平興國三年改安靜軍。重和元年十一月陞梓州爲潼川府。

大中祥符五年改五城縣〔案〕文獻通攷作玄武縣爲中江縣。乾德四年以蜀招萇院置東關縣。熙寧五年省永泰

縣爲鎮。入鹽亭縣。十年復置永泰尉司。後改曰安泰。

遂寧府。政和五年陞遂州遂寧郡爲府。太平興國元年復改方義縣爲小溪縣。〔原註〕齊梁名縣曰小溪。

果州。熙寧六年省流溪縣爲鎮。入南充縣。

資州。乾德五年省月山。丹山。銀山三縣入盤石。〔案〕文獻通攷作廢月山。丹山。銀山。清溪四縣。王存九域志謂三縣入盤石。清溪入內江。此似脫去。清溪入內江。

普州。乾德五年。〔案〕文獻通攷作熙寧五年。省普康縣入安岳縣。省崇翁縣入安居縣。省普慈縣入樂至縣。

敘州。政和四年改戎州為敘州。乾德五年。省開邊縣。歸順縣。入犍道縣。政和四年。省犍道縣入宜

賓縣。太平興國元年改義賓縣為宜賓。熙寧四年省。

瀘州。宣和元年。陞瀘川軍節度。〔原註〕晉江陽郡梁置瀘州。唐為瀘川郡。屬劍南道。領縣六。瀘川。富義。涇。南。江。安。綿。水。合江。乾德四年。廢綿水。以富義置監。

〔案〕宋史。大觀二年。建純州。置九支。安溪兩縣。三年。建滋州。置承流。仁懷兩縣。以合江之安溪。秦為縣。隸純州。宣和二年。廢純州。改九支縣為九支城。三年。又廢滋州。為武都城。以承流縣併入仁懷。此皆闕載。

合州。乾德三年。改石鏡縣為石照縣。

榮州。治平四年。改旭川縣為榮德縣。熙寧四年。省公井縣入榮德縣。乾德五年。省和義縣入威遠

縣。

渠州。景祐二年。〔案〕宋史作三年。王存九域志亦作二年。省大竹縣入流江縣。

懷安軍。乾德五年。以金水縣立軍。〔原註〕先是蔡州團練使曹翰上言。遂州取金水縣路。至西川五百里。其金水縣。又是簡州大路。最居津要。請建置為軍。又西路轉運李鉉奏。金水縣路。通徹東西兩川。及遂

果。閩。商客往來不絕。及非時使命。文牒轉遞。久遠無虞。須是一路安靜。方可得上件州府。遞相應接。緣此縣自乾德四年。所納見在戶稅。

夏秋共五百貫有奇。若仍舊此縣。更屯駐兵士。卽入戶凋殘。賦稅全少。必有供應不辦。須是諸處般運。又更困弊民力。若割漢州金堂縣。

共建一軍額。不離鎮撫數州界。入戶亦商客往來急疾。兩川文字報應。及使臣經過。並得

利濟。其金水金堂相去五十里。金水與三州軍水陸兩路相接。若置軍額甚便。故有是命。乾德五年。以漢州金堂縣來屬。

廣安軍。開寶二年置。開寶二年以渠州渠江縣果州岳池縣合州新明縣來屬。

富順監。乾德四年以富義縣地置富義監。太平興國元年改曰富順。治平元年置富順縣。熙寧元年

省。

長寧軍。宋朝初置清井監。政和四年改置軍。〔原註〕唐羈縻長寧等十州隸瀘州之地熙寧八年夷人獻納十州地。

利州路

利州。景祐四年改寧武軍節度。〔原註〕蜀陞昭武軍節度。乾德三年改涪山縣曰平蜀。熙寧三年省入嘉川縣。〔案〕宋史開寶

五年改益昌縣爲昭化。咸平五年以嘉川縣來隸。此闕載。

洋州。景祐四年改武康軍節度。〔原註〕蜀陞武定軍節度。乾德四年省黃金縣入眞符縣。

閬州。乾德四年改安德軍節度。〔原註〕後唐陞保寧軍節度。乾德五年。〔案〕文獻通攷作熙寧四年。省岐坪縣入奉國縣。

劍州。熙寧五年省臨津縣入普安縣。〔案〕文獻通攷乾德五年廢永歸縣。此闕載。

巴州。乾德四年省盤道縣入清化。咸平五年以靜州清化縣屬集州。熙寧三年省七盤縣入恩陽

縣。乾德四年省歸仁縣。熙寧五年省其章縣入曾口縣。熙寧五年以廢壁州通江縣來屬。省廣納鎮

白石縣入通江縣。〔案〕宋史作省壁州白石符陽二縣入通江。與此有異。又乾德四年廢始寧縣。熙寧五年省清化縣入化城。此闕載。

蓬州。大中祥符五年更郎山縣。〔案〕宋史作唐朗池縣。為營山縣。熙寧三年省蓬山縣入營山縣。乾德三年省

宕渠縣入良山縣。熙寧五年省良山縣入伏虞縣。

大安軍。乾德五年以三泉縣直隸京師。至道二年陞為軍。以興元府西縣屬焉。三年軍廢復為縣。而西

縣還故屬。紹興七年。〔案〕宋史作三年。復為軍。

夔州路

黔州。嘉祐八年省洪杜縣入洋水縣為寨。〔原註〕熙寧二年以洋水縣為鎮。又省信寧縣都濡縣皆入彭水縣為鎮。

達州。乾德三年更唐通州通川郡為今名。乾德五年省閬英縣入新寧。熙寧六年省三岡縣。七年

省石鼓縣分屬通川永睦新寧。乾德五年省宣漢縣入東鄉。

忠州。熙寧五年省桂溪縣入墊江縣。乾德六年以夔州龍渠鎮屬南賓縣。開寶二年置尉司。

開州。慶歷四年廢新浦縣入開江縣。改萬歲為清水縣。

涪州。熙寧三年省溫山縣入涪陵縣。

恭州。崇寧元年。更唐渝州南平郡爲今名。乾德三年。(案)宋史作五年。省萬壽縣。雍熙五年。省南浦縣入江

津縣。

珍州。大觀二年。大略解上下族帥駱世華駱文貴等。獻地東西四百五里。南北三百五十一里。以其地

爲珍州。亦曰樂源郡。復立樂源縣。爲州治焉。(原註)珍州本唐珍州。後屬高州樂源縣。本唐珍州屬縣。

承州。大觀二年。蘇平帥任漢崇。獻地東西三百五十九里。南北六百六十五里。改爲承州。(原註)本唐夷州地。領綏

陽。都上。洋川。寧夷等縣。皇朝收復。但據夷人所指。以置縣。然原其始析置移屬。則都上近黔州。寧夷近思州。

漆州。熙寧七年。招收唐漆州。置榮懿寨。屬南平軍。崇寧中。復立漆州。(案)宋史作大觀二年。復立漆州。

梁山軍。開寶三年。以石氏屯田務立軍。以萬州梁山縣爲軍治。元祐元年七月二十五日。詔梁山軍

撥隸萬州。其稅租。令逐年科折。就本軍輸納。梁山縣。開寶三年。以萬州梁山縣隸軍。熙寧五年。又析

忠州桂溪縣地益焉。

南平軍。熙寧八年。招收西南蕃部。以恭州南川縣銅佛壩地置軍。隆化縣。八年。自涪州來隸。南川

縣。皇祐五年。置縣。隸恭州。熙寧八年。來隸。尋廢爲鎮。隸隆化縣。元豐元年。復。

遵義軍 大觀二年蕃帥楊文貴獻地東西百二十里南北六百一十二里以其地置軍。〔原註〕唐貞觀元年析牂牁置遵義

縣屬朗州十一年州廢縣亦省十三年復立播州亦復置縣十四年更名羅蒙十六年更名遵義後自播州徙州治唐哀播州為楊氏兩族所分據一居播州一居遵義以江水為界其後居播州者曰光榮得唐所給州銅牌居遵義者曰文貴得州銅印大觀二年兩族各獻地皆自以為播州議者以光榮為族帥

重違其意乃以播州立州遵義立軍

大寧監 開寶六年立監于夔州大昌縣之鹽泉所 端拱元年以大昌來屬為監治

福建路

福州 太平興國二年復為威武軍節度。〔原註〕唐為威武軍後周改彰正軍 太平興國五年復析閩縣置懷安縣 崇寧

元年更永泰縣為永福縣 天禧元年改永貞縣為永昌縣 乾興元年又改為羅源縣

建州 端拱元年陸建寧軍節度。〔原註〕本閩王氏鎮武軍節度南唐降為軍事 治平三年析建安建陽浦城置歐寧縣與建寧分

治郭下熙寧三年省元祐四年復置 淳化五年陸崇安場為縣 咸平五年陸關隸鎮為縣 政和三年

改為政和縣

泉州 太平興國三年改平海軍節度。〔原註〕南唐為清源軍節度 淳化五年。〔案〕文獻通攷作太平興國六年 析晉江縣置惠安縣

南劍州 太平興國四年改劍浦郡為今名 太平興國四年以建州將樂來屬

汀州。乾德四年復以唐汀州爲汀州。〔原註〕南唐改爲南州。淳化五年陞上杭場武平場並爲縣。元符元年析

長汀寧化置清流縣。

漳州。太平興國五年以泉州長泰縣來屬。

邵武軍。太平興國六年析邵武縣置光澤縣。太平興國五年以建州之泰寧縣建寧縣來屬。

興化軍。太平興國四年立軍于莆田縣之遊洋百丈二鎮地。初名太平軍。尋改興化。太平興國四年

以泉州仙遊縣來屬。太平興國四年析莆田縣置興化縣。

廣南東路

廣州。開寶五年省咸寧常康二縣入南海縣。又省遊水縣入懷集縣。又省東莞縣入增城縣。六年復置

東莞。

韶州。開寶五年省仁化縣入樂昌。咸平三年復置。崇寧元年。〔案〕文獻通攷作宣和三年。以岑水場析曲江翁源縣

地置建福縣。

循州。熙寧四年置長樂縣。

端州。建中靖國元年陞興慶軍節度。〔案〕文獻通攷作元符三年陞興慶軍節度徽宗卽位以潯藩陞爲肇慶府。

開寶五年省平興縣入高要縣。

熙寧六年以廣州四會縣來屬。

新州。開寶五年省永順縣入新興縣。太平興國元年改義寧縣為信安縣。熙寧五年省入新興。元祐

元年復置。紹聖四年又省。

康州。開寶五年廢入端州。尋復立。六年廢瀧州入康州。

〔案〕文獻通攷紹興元年以高宗潛藩陞為德慶府。

開寶五年省悅城都城。

晉康三縣入端溪縣。開寶六年省廢瀧州鎮南安遂建水三縣入瀧水縣。

〔案〕文獻通攷作以瀧州之開陽建水嶺南三縣並入瀧水為一縣。與此

異。有

南恩州。

〔案〕南恩州本恩州。文獻通攷云慶歷八年改河北路貝州為恩州。乃加南字。

開寶五年廢春州入恩州。六年復立春州。至大中祥符九年又

廢。天禧四年復。熙寧六年又廢入焉。開寶五年省恩平杜陵二縣入陽江縣。以廢春州。陽春縣來屬。六

年復立縣。還屬焉。大中祥符九年州廢。屬新州。改曰新春。又天禧四年復立縣。又屬焉。熙寧六年州廢

來屬。

梅州。開寶四年改敬州為梅州。熙寧六年州廢入潮州。元豐五年復立。

〔案〕宋史敬州作恭州。宋人以避翼祖諱。故改曰恭。南渡時翼祖已祧。不應復

避。故此作敬州。宋

史特因舊文耳。

南雄州。〔案〕南雄州本雄州開寶四年以河北路有雄州加南字。

改滇昌縣爲保昌縣。開寶四年以韶州始興縣來屬。

英州。乾興元年改滇陽縣曰眞陽。〔案〕文獻通攷開寶六年以連州之浚光縣來屬宣和二年賜郡名曰眞陽此未詳。

惠州。天禧五年改禎州爲惠州。〔案〕文獻通攷以犯仁宗御名故改宣和二年賜郡名博羅。

廣南西路

桂州。〔案〕文獻通攷大觀時陞爲帥府紹興三年以高宗潛藩陞爲靜江府。

嘉祐六年省慕化縣入臨桂縣。乾德中溥州廢全義縣來屬太平

興國三年更名興安。

容州。開寶五年廢繡禹順三州入焉。〔案〕文獻通攷開寶五年以繡州之常林阿林羅繡三縣入善寧縣順州之龍象溫水龍水南河四縣入陸川縣禹州之峨石扶萊羅辨陵城四縣入北流縣。

邕州。唐曰朗寧郡本朝改永寧郡。開寶五年省朗寧思籠二縣入宣化縣。景祐二年省如和縣入

宣化縣。開寶五年省封陵縣入武緣縣。〔案〕宋史景祐二年廢樂昌縣入武緣此闕載。

融州。熙寧七年省武陽縣羅城縣入融水縣爲鎮。

象州。開寶七年廢嚴州入焉。開寶七年以廢嚴州歸化縣入來賓縣。

昭州。開寶五年廢富州熙寧五年廢蒙州皆入焉。熙寧五年蒙州廢以立山縣來屬。太平興國中。

改正義曰蒙山。熙寧五年省東區。蒙山入立山。〔原註〕唐置東區。正義二縣屬蒙州。開寶五年廢富州。以龍平縣來屬。熙寧

八年屬梧州。元豐三年復來屬。〔案〕文獻通攷開寶五年省思。勤開江二縣入龍平。此闕載。

梧州。開寶五年省藤州之孟陵縣。戎城縣入蒼梧。六年復置。〔案〕文獻通攷作開寶五年廢孟。熙寧四年省戎城。並入蒼梧。

藤州。熙寧四年廢南儀州入焉。開寶三年復儀州曰南義州。五年廢入賓州。六年復置。太平興國中

改曰南儀。熙寧四年州廢。以岑溪來屬。六年省永業縣。連城縣入岑溪。

龔州。開寶五年廢思明州。〔原註〕唐析龔象蒙三州地立思唐州。置武。耶思和二縣。開寶五年改州曰思明。尋廢。省思和入武郎來屬。省陽川。武陵。隋建。大

同四縣入平南縣。嘉祐二年省武郎入平南。

貴州。開寶四年改鬱平縣為鬱林縣。五年省懷澤。湖水。義山。三縣入鬱林。

柳州。景德三年改龍城縣為柳城縣。〔案〕宋史嘉祐四年廢。象縣入洛容。此闕載。

宜州。慶歷三年廢芝忻州入焉。淳化元年以柳州洛曹縣來屬。後改曰洛下。嘉祐七年省入龍水。

熙寧八年以環州思恩縣來屬。治平二年以智州河池縣來屬。〔案〕宋史云南渡後增縣一河。池。又云河池縣不詳何年併省。

賓州。開寶五年廢入邕州。六年復立。端拱三年廢澄州入焉。天禧四年廢思剛州為遷江縣。來屬。

開寶五年。以廢澄州上林縣屬邕州。端拱三年來屬。省廢澄州之止戈。無虞。賀水縣。入上林。

橫州。開寶五年。省從化縣。樂山縣。入寧浦縣。開寶五年。〔案〕文獻通攷作二年。宋史作六年。省廢巒州之武羅。靈竹二縣。

入永定。來屬。熙寧四年。省永定入寧浦。元祐三年。復置化州。〔案〕文獻通攷。唐置巒州。太平興國五年改名化州。開寶五年。省陵羅

龍化二縣。入石龍縣。又廢羅州。以吳川縣來屬。又省羅州之廉江。幹水。零緣三縣。入吳川。

高州。開寶五年。廢潘州。熙寧四年。廢寶州。皆入焉。開寶五年。省良德。保定二縣。入電白縣。太平興

國元年。改寶州信義縣爲信宜縣。熙寧四年。州廢。來屬。開寶六年。省懷德縣。潭莪縣。亮縣。入信宜。開

寶五年。省廢潘州南巴。潘水二縣。入茂名縣。來屬。

雷州。開寶五年。省遂溪。徐聞二縣。入海康縣。

欽州。開寶五年。省欽江。遵化。內亭三縣。入靈山縣。景德三年。改安京縣爲安遠縣。

鬱林州。開寶七年。廢黨。牢。二州。政和元年。廢白州。皆入焉。開寶七年。廢牢州。定川。宕川二縣。入南流

縣。來屬。而自鬱林縣徙州治此。又廢黨州。省撫康。善勞。文山。懷義。入南流縣。開寶五年。省鬱平。興德二

縣。入興業縣。開寶五年。廢白州。省周羅。建寧。南昌三縣。入博白。屬廉州。七年。復立。政和元年。又廢。以博

白來屬。

瓊州。開寶五年以廢崖州之舍城縣來屬。熙寧四年省入瓊山。開寶五年以崖州之澄邁縣文昌縣來屬。

廉州。開寶五年省封山蔡龍大廉三縣入合浦縣。太平興國八年省合浦入石康。咸平元年復置。開寶五年廢常樂州。省博電零淥鹽場三縣以其地爲石康縣來屬。

昌化軍。唐爲儋州。昌化縣。熙寧六年廢州爲軍。太平興國元年改義倫縣爲宜倫縣。熙寧六年省昌

化縣感恩縣爲鎮。入宜倫。元豐三年復置昌化縣。四年復置感恩縣。省洛陽縣入感恩縣。〔原註〕開年。

萬安軍。唐爲萬安州。萬安郡。熙寧七年廢州爲軍。紹興六年改萬安軍爲萬寧縣。十三年復。熙寧七

年省陵水縣爲鎮。入萬安。元豐三年復置。〔案〕文獻通攷大觀元年以瓊州樂會縣來隸此闕載。

朱崖軍。唐爲振州。延德郡。開寶五年改爲崖州。熙寧六年廢爲軍。〔原註〕唐振州領寧遠延德吉陽臨川落屯五縣。南漢省延德臨川落屯三縣。

熙

寧六年省寧遠吉陽縣爲臨川。藤橋二鎮。紹興六年復置。

宋朝事實卷二十

經略幽燕

唐貞觀初。始置松漠府。以靡會爲都督。賜姓李氏。開元中。降以公主。會昌中。始賜契丹之印。于是統有八部。雄據北漠。懿僖之亂。中國不靖。後有按巴堅。遂僭帝號。抗衡中國。南侵鎮定邢洺冀貝之郡。朱全忠時。劉仁恭與其子守光。盜據幽薊。政令苛虐。燕人苦之。逃入契丹。按巴堅撫存慰納。不取租稅。以致檀順平營之人。亦多歸之。會後唐莊宗領兵入洛。誅滅梁氏。尋亦翦除劉守光父子。于是幽薊不復有抗捍焉。按巴堅攻雲朔諸州。安次潞縣三河漁陽懷柔密雲等縣。俘掠赤子萬數入蕃。至明宗。約爲兄弟。且以解邊人之倒紮。紓國家之外憂。按巴堅改元稱制。分建京闕宮室官號。盡依中國。按巴堅死。子德光立。會石敬瑭叛于河東。遣趙瑩桑維翰等奉使求援。許以得志後。割地爲獻。德光乃率兵十萬。送敬瑭入洛。册爲晉主。名之爲子。遂割代北應朔寰雲蔚及范陽山前幽薊瀛莫涿易檀順及山後儒僞新武十六州以與之。仍歲與帛三十萬疋。供給稍稽。則詬辱陵責。及少主嗣立。恥稱臣而稱孫。自是有隙。而兵始交矣。詔天下點抽鄉兵七戶出一卒。而四方于是騷然。及景延廣矜橫磨之刃。趙延壽希統天之業。杜重威領兵而降。

于中渡。張彥澤斬關而為彼鄉道。邊馬嘶于宮闕。戰塵空于河洛。天地失常。少主乃遷于黃龍府。鬼神含怒。德光尋斃于欒城。大順之時。荒淫失政。周世宗乘其衰削。遂奪其關南之地。以瓦橋關為雄州。以益津

關為霸州。淤口關置寨。

〔案〕周世宗兵下三關。五代史祇載瓦橋關。益津關。而闕其一。攷晁以道嵩山集云。三關謂淤口關。瓦橋關。益津關也。與此書合。

復破楊顯仁于高平。至顯德

二年。又遣劉崇襲府州。為折德辰所敗。觀其累世恃強負勢。侵削中土。亦已甚矣。契丹有五京。

〔原註〕上京中京。東京。燕

京西

上鎮十二

〔原註〕奉聖州。雲州。平州。祖州。懷州。顯州。乾州。興中府。建州。宜州。慶州。黃龍府是也。

中鎮六

〔原註〕應州。饒州。白川州。錦州。番州。蔚州也。

下鎮七

〔原註〕湖州。連州。同州。宣州。可汗州。寧州。河州也。

觀察

州十三

〔原註〕永利州。利州。高州。耀州。德州。宜州。坤思州。遂州。信州。三河州。咸州。朝州。營州也。

刺史上州九

〔原註〕涿州。易州。歸州。化州。保州。昌州。義州。吉州。昭延州也。

中州十一

〔原註〕瀛州。順州。儒州。海州。原州。惠

州。濠州。新州。鳳州。

下州三十四

〔原註〕睦州。集州。衛州。泉州。宗州。銀州。巖州。慈州。陳州。通州。化州。薊州。朝州。長春州。鈴州。澤州。葉州。嚴州。溫州。潤州。般州。蘭州。番州。閩州。雙州。鐵州。暉州。渭州。還州。元州。福州。烏州。金州。懿州是也。〔案〕此所

戰州名。與遼史多不相合。如衛。陳。泉。鈴。葉。溫。般。番。暉。還。元。等州。皆不見遼史。遼史有儀。坤。州。此作坤。思。州。遼史有檀。薊。潘。濛。等州。此又無之。蓋以宋人記遼地。所聞歧異。而傳寫復不免脫訛也。

自京鎮等處。土田豐好。兵馬

強盛。地利物產。頗有厚利。其他自中下州。固已寂寥。荒漠。然折長補短。地利綿互。周圍不過五千里。計其所出所產。未必敵河東河北州郡也。其他方兵旅。大約計之。未必滿三十萬。且自諸京統軍司。及寨幕契丹兵。不過十五萬。奚家渤海兵。不過六萬。漢兒諸指揮。不過一萬五千。刺字父子軍。五指揮。不過數千。鄉

兵義軍不過三萬。刺手背，揀不中老弱兵，不過七千。然而分守諸州，及河東河北接界州縣，又東屯女羅女真，新羅百濟野人國，狗國，灰國，黑水國，西屯珠爾布固番，遊獵國，沃濟國，室韋國，托歡番，舒嚕國，党項部族，番達，鞞國，川瓜，沙州，土番，遇野國，土番，夾山，土番，西番，諸處，寨戍縱少，亦須十萬，方可分守。外餘二十萬，爲戰鬪之兵。若傾國而來，亦須留三萬人防守外，餘一十七萬人，其間亦有負糧持器護從等，不過止有十萬人。其來不過一出梁門，遂城，一出雄霸，一出鴈門，句注，一出并代。然而雄滄，霸州以來，頗多滄水，決河東注于我爲便，則雄霸以來，不足爲慮矣。又緣邊要害之處，多張旗幟，增加兵守，晝飛沙塵，夜多烽火，有二十萬人精兵，足以禦之。其次清野而待之，多方而誘之，又選良將十餘人，領兵十萬，四出密襲其巢穴。自易州以東，至于欒州以來，一自紫荊嶺口路，一自白羊口，連大安山路，一自南口以北，居庸關，八答嶺，一自得勝口，湯山口，古北口，一自遺安口，燕市口，一自松亭關口，白淀口，一自首符家口，大林土山口，所至攻其城邑，盡受大將軍節會于幽州，取山後州縣自下矣。又命兵自梁門，至虎北口，石門，或鴈門，句注以來，設伏用奇，要敵之兵，斷其往來之路，如此敵騎進退失措，滅之必矣。凡此者，廟堂之所宜知者也。國初天贊賢

〔案〕遼史景宗名賢，初卽位，羣臣上尊號曰天贊皇帝，此合尊號與名書之。

遣兵攻鎮定，聞藝祖登極，乃驚曰：中國今有

英武聖主，吾豈敢以螳螂而禦轍耶？于是遁去。先是五代時，募民盜戎人馬，官給其直，籍數以補戰騎之闕。太祖受命，務保境息民，不欲生事邊境，盡令還前所盜馬，仍申明條禁，無得出塞爲盜。未幾，契丹入邊。

爲棗州刺史何繼筠擊敗。乾德二年，昭義軍節度使李繼勳攻遼州，州將杜延輅以城來降，并人引衆步騎六萬復來援繼勳，與彰德軍節度使羅彥瓌、洺州防禦使郭進、內客省使武懷節率馬步軍六萬人擊其衆于遼州城下，敗之。又攻平晉軍，上遣郭進、內客省使曹彬等領步騎萬餘赴之，未至而遁。〔案〕宋史乾德元年北漢

引契丹攻平晉軍，遣洺州防禦使郭進等救之，此在乾德二年與史互異。

三年冬，來攻易州，略居民，上令監軍李謙昇率兵入其境，俘生口如所略之

數。俟契丹放還易州之民，然後縱之。四年正月，又攻易州，監軍任德義擊走之，上令關南監軍及雄霸瀛莫等四州刺史勒所部兵校獵于幽州之境，以耀威武。四年，天德軍節度使于延超與其子來降，上以延超爲左千牛衛大將軍。六月，僞橫海軍節度桑維翰來降，開寶二年，太祖親征河東，契丹兩道率衆來援，一道攻石嶺關，爲何繼筠所破，一道攻定州，爲韓重斌擊敗之。是秋涿州刺史許周瓊來降，上以爲涿州刺史。契丹錫里伊里等凡一十六族歸款，上以其大首領四人爲懷化將軍，八人爲懷化郎，將餘八十五人爲歸德司戈。是歲，契丹主爲其下所殺，國人立明記爲帝。〔案〕遼史景宗小字明辰，世宗子也，穆宗遇弒，乃卽位，此書以明辰爲明記，互詳第二卷紀元篇。三年十

月，契丹以六萬騎攻定州，上遣判四方館事田欽祚領兵二千人赴之，上戒欽祚曰：彼衆我寡，但背城列陣以待之，敵至卽戰，勿與追逐。欽祚于是與敵衆戰于滿城，敵騎少卻，乘勝逐北，至遂城，殺獲甚衆。值夜入保遂城，敵圍欽祚數日，欽祚度城中糧少，是夜整衆突圍而出，至保寨，軍中不亡一矢。北邊傳言三千

折六萬。太祖自是益修邊備。嘗謂左右曰：「若契丹敢復犯邊，我每以三十匹絹購一敵人之首，其精兵不過萬人，止費我三百萬匹絹，此寇盡矣。」太祖一日內出取幽州圖，以示宰相趙普，謂曰：「卿意此圖孰能爲者？」普詳觀，歎曰：「他人不能爲，惟曹翰能爲之。」帝問何以知之，對曰：「方今將帥材謀無出于翰者。」陛下若使翰往，必得幽州。旣得之後，但不知陛下遣何人代翰，帝默然。先是開寶九年正月，羣臣上尊號曰應天廣運，一統太平，聖文神武，明道至德，仁孝皇帝。帝曰：「今汾晉未平，燕薊未復，謂之一統可乎？卻而不受，帝痛恨開運之禍，華人百萬皆沒于契丹，自卽位專務節儉，乘輿服用一皆簡素，別作私藏以貯供御羨餘之物，謂左右曰：「俟及三百萬貫，我當移書契丹，用贖晉朝陷沒百姓，然則帝欲大一統而復幽燕者，其意在此不在彼也。」七年十一月，其涿州刺史耶律琮以書遣知雄州孫全興曰：「琮受君恩，猥當邊任，臣無交于境外，言則非宜，事有利于國家，專之亦可，竊思南北兩地，古今所同，曷嘗不世載歡盟，時通贄幣，往者晉氏後主，政出多門，惑彼彊臣，忘我大義，干戈以之，日用生靈，于是罹災，今茲兩朝，本無纖隙，若或交馳一介之使，顯布二君之心，用息疲民，重修舊好，長爲與國，不亦休哉？」琮以甚微，敢干斯義，遠希通悟，洞垂鑒詳，太祖命全興以書答焉。八年三月，遣款附使格什古星什奉書來聘，稱契丹國上命閣門副使郝崇信至境上，迓之，及至館于都亭驛，太祖召見，賜以襲衣、金帶、銷金皂羅帽、烏皮鞞、器幣二百，銀鞦勒馬，其僉從衣物器幣有差，宴于內殿，仍召至便坐，觀諸班騎射，令其一使者與衛士馳射毛毬，截柳枝，及辭歸國。

召見賜器幣衣服。帝因謂宰相曰：自五代以來，北敵強盛，蓋由中原衰弱，以至晉帝蒙塵，亦否之極也。今慕化而至，乃期運使然，非涼德能致。左右皆稱萬歲，自是契丹始與中國交聘。八月，遣使獻御衣、玉帶、名馬。太祖皆厚賜之，因令其使人從獵近郊。太祖親射走獸，矢無虛發。使者俯伏呼萬歲，私謂譯者曰：皇帝神武無敵，射必命中，所未嘗見也。及平江南，獻弓矢、名馬。九年長春節，遣使貢御衣、玉帶、銀鞞、勒馬。太祖升遐，遣使修賻禮。太宗卽位，遣使獻御衣、金玉鞞、勒馬等賀。太祖山陵，獻馬、金銀。乾明節，遣使來賀。詔遣監察御史李瀆，借太府卿閣門祗候鄭偉，借右千牛衛將軍報聘，開寶四年，遣使問起居，尋入寇石嶺關，以援晉陽爲郭進所敗。及王師旣平河東，詔發兗、鄆、齊、魏、貝、博、滄、鎮、冀、邢、磁、洛、德、易、定、祁、瀛、莫、雄、霸、深、趙等州及乾寧保塞等軍芻粟赴北面行營，分遣使督之。將有事于幽薊。六月十九日，車駕次金臺。二十日，帝躬擐甲冑，率兵次東易州，僞刺史劉宇率官吏開門迎王師，乞降。二十三日未明，次幽州城南，契丹衆萬餘屯于城北。帝親率兵乘之，斬首千餘級，餘黨遁去。二十五日，命諸將分兵攻城，帝乘步輦至城下，督諸將進攻。七月三日，契丹僞武雄軍節度使知順州劉廷素率官屬十四人來降。五日，僞節度使知薊州劉守恩與官屬十七人來降。六日，幸城西北隅，督攻城。七日，詔班師。二十八日，車駕至自范陽。

〔原註〕先是上平井汾迴

欲乘勝攻范陽，諸將皆贊成其事。至是以士卒疫癘，轉輸迴遠，日虞敵兵之至，遂班師。

五年十一月十日，詔曰：邊境多虞，兵戎猶梗，介冑之士，息肩未遑，樽俎

之籌折衝之暇。兩河之際。列陣相望。烽火時至于近郊。羽檄尙馳于絕塞。是用大興戈甲。遂殄氛霾。昔者師人多寒。楚子所以躬撫。匈奴未滅。漢武于是親巡。蓋以慰虎旅之心。破犬戎之膽。雖在窮冬之候。敢辭夙駕之勞。朕取此月。暫幸邊陲。親撫士卒。應經過頓舍。凡百費用。悉以官物充所在。不得輒有裒斂。又詔幽州。朕祇膺景命。光宅中區。右蜀全吳。盡在提封之內。東漸西被。咸歸覆育之中。常令萬物以由庚。每慮一夫之不獲。睠此北燕之地。本爲中國之民。晉漢以來。契丹竊據。迨今不復。垂五十年。國家化被華夷。恩覃勸植。豈可使幽燕奧壤。猶違禮義之鄉。冠帶遺民。尙限邊荒之俗。爰興師律。以正封疆。拯溺救焚。聿從于民望。執信獲醜。卽震于皇威。凡爾衆多。宜體茲意。今遣行營前軍都部署曹彬等。振旅長驅。朕當續御戎軍。親臨寇境。徑指西樓之地。盡焚沙漠之庭。灌燭火之微。寧勞巨浸。折蠹螽之股。豈待隆車。應大軍入界。百姓倍加安撫。不得誤有傷殺。及發掘墳墓。焚燒廬舍。斬伐桑棗。擄掠人畜。犯者並當處斬。十三日。車駕發京師。十四日。關南言破契丹萬餘衆。斬首三千餘級。翌日。從官詣行宮稱賀。十九日。駐蹕于大名府。雄州言契丹皆遁。邊候徹警。從臣稱賀。上乘勝欲進討幽州。以問李昉扈蒙等事之可否。昉等上奏曰。北方自古爲寇。乘秋犯塞。往往有之。一昨輒率甲兵來擾疆境。陛下櫛沐風雨。衝冒嚴凝。親御戎衣。以攘民害。乘茲北兵畏威而逃。因而翦之。易于拉朽。況幽薊之壤。久陷殊方。慕化之心。倒懸斯切。今若擁百萬橫行之衆。弔一方僂后之民。合勢而攻。指期可定。其如大兵所聚。糧餉是資。況河朔之區。連歲飛輓。近經蹂

蹶尤極蕭然。雖洊遇于豐穰，恐不堪其調發。屬茲寒冽，益復罷勞。況今敵兵宵奔，邊陲寧肅。若親巡塞下，振耀戎容，固足懼彼殘魂，亦恐勞于大舉。伏望申戒羽衛，善養驍雄，講習武經，繕修攻具。俟府藏之充溢，閭里之富盛，葦歲之間，用師未晚。上深納其言，卽日下詔南歸。七年，明記卒。有子三人。隆緒、隆慶、隆裕。至是隆緒立，年十二歲。母葉葉專國政。五月，以三萬騎入邊。潘美等分兵擊敗之。十月，下詔北邊州軍曰：朕受天景命，奄宅中區，以四海爲家。兆民如子，冀咸登于富壽。豈務勝于甲兵，況與契丹本通鄰好。昨以河東劉繼元不尊朝化，盜據一方，念彼遺民，行茲薄伐，素非瀆武，惟切弔民。而契丹轉舉干戈，輒來救援。一鼓旣平于晉壘，六師遂指于燕郊。靡辭六月之征，聊報東門之役。雖彼曲可見，而罪己良多。今聞邊境謐寧，田秋豐稔，軍民所宜安堵，無或相侵。如今後輒入北界擄掠及盜竊，亦仰所屬州軍收捉重斷。所盜物並送還之。未幾，錫里伊里等十一族，七萬餘帳內降者，又三千帳，羊馬萬計。十二月，高陽關捕得敵中首領，言契丹種族攜貳，慮王師致討，頗于近塞築城爲備。太宗謂宰相曰：北人以剽略爲務，乃修城壘爲自全之計耳。曩者劉繼元盜據汾晉，周世宗及太祖皆親征不利。朕決取之，爲世宗太祖刷恥。遂擒繼元至闕下。今日視之，猶凡上肉耳。當其保堅城，結契丹爲援，豈易制乎。宋琪對曰：臣少陷北庭，備知戎馬之數。自晉未始強盛，然種類蕃多，其心不一。自石嶺關之敗，及平繼元，緣邊諸郡，頻有克捷，以臣度之，其部下攜貳必矣。國家不須致討，可坐待其滅亡。後上謂宰相曰：數有人自北邊來，偵知敵中事，自朝廷增修邊

備。北人甚懼。昔晉漢衰弱。邊陲無盡節之臣。大率張皇事勢。以要恩寵。爲自利之計。今之邊將。皆朕所推擇。咸能盡心。無復襲舊態也。幽州四面平川。無險阻可恃。難于控扼。異時收復幽州。當于古北口以來。據其要害。不過三五處屯兵。設堡寨。自絕南牧矣。

〔原註〕古北口兩傍皆峻崖。中有路。僅容車轍。口北有鋪。穀弓連繩。本范陽控扼契丹之所。最爲隘東。

琪對曰。范陽是

前代屯兵建節之地。古北口及松亭關。野狐關。三路並設堡障。至今石壘基堞尙存。將來定幽朔。止于此數處置戍可也。雍熙初。知雄州賀令圖。與其父岳州刺史懷浦等上言。

〔案〕李燾長編。賀令圖及懷浦。與文思使薛繼昭。軍器庫使劉文裕。崇儀副使侯莫

陳利用等。相繼上言幽州可取狀。較此所載爲詳。

契丹主幼。國事皆決于母葉葉。大將韓德讓。寵倖用事。請乘其釁。以取幽州。太宗以

爲然。雍熙三年。大發師。以天平軍節度曹彬。爲幽州行營前軍都總管。出涿州。河陽節度崔彥副之。馬軍都指揮使米信。爲幽州西北道行營都總管。出雲中。代州觀察杜彥圭副之。步軍都指揮使田重進。爲定州路行營都統。出飛狐口。蘄州刺史譚延美副之。忠武軍節度使潘美。爲靈應州行營都總管。出鴈門。靈州觀察使楊業副之。是時權知高麗國王治。遣使修貢京師。帝以王師北征。其國與契丹接壤。常爲其所侵。乃命監察御史韓國華。假太常少卿。往使其國。降詔諭之曰。朕誕膺丕構。奄宅萬方。草木蟲魚。罔不蒙澤。華夏蠻貊。罔不率俾。蠢茲北方。敢拒皇威。倔強沙漠之中。遷延歲月之命。幽薊之地。本被皇風。曩以晉漢多虞。契丹因而盜據。詩云。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國家照臨所及。書軌大同。豈使齊民。陷茲朔漠。今已

董齊師旅殄滅塵氛。元戎啓行。分道間出。卽期誅翦。以慶混同。惟王久慕華風。素懷明略。輸此忠勤之節。撫茲禮義之邦。而接彼境壤。困于蠱毒。舒泄積憤。其在茲乎。便可申戒師徒。迭相犄角。叶此鄰國。同力盪平。奮其一鼓之雄。戡此垂亡之敵。良時不再。王其圖之。應擄獲生口。牛羊財物器械。並給本國將士。用申賞勸。于是彬下固安城。又下新城。重進戰飛狐南。斬首五百級。美攻寰州。刺史趙彥辛來降。又克涿州。美進圍朔州。其節度副使趙希贊。以城降。契丹以萬騎來援飛狐口。重進大破之。擒其將大鵬翼。康州刺史

馬頴。

〔案〕長編載監軍馬頴及副將何萬通並爲彬所擒。與此詳略互異。

彬又戰涿州南。斬首千餘級。殺奚宰相賀斯美。遂圍應州。其節度副使

艾正以城降。重進攻飛狐。又下靈丘。四月。美克靈州。蔚州。押衙李存璋等。以城來降。初。太宗謂彬曰。朕令潘美出鴈門。先取靈應。卿以大軍聲言取幽州。而持重緩行。敵聞之。必聚勁兵于彼。不復出援。山後矣。旣美果下寰。朔。靈。應。重進得山後要害地。太宗疑彬進兵速。而饋道不繼。彬乃留涿州。旬日。食果盡。還軍以援供饋。上聞之。曰。安有大敵在前。而退軍就食者。卽遣使止之。令引軍沿白溝河。與米信合。待潘美盡得山後之地。然後東取幽州。彬之諸將。至是聞美等屢戰勝。自以持重兵。而功少。遂欲傲功。彬不得已。于是裹五十日糧。再趨涿州。且行且戰。歷二十日。始至城中。屬盛暑。士卒疲乏。不能進。還至岐溝。契丹躡戰。王師遂敗。彬宵涉拒馬河。營于易水之南。彥進亦爲契丹所敗。奏至。詔諸將分屯沿邊諸郡。召彬彥進等還闕。留田重進守中山。令潘美還代州。遣使部徙靈應寰朔四州民五萬戶。及其吐渾突厥三部落安慶等。

族八百餘帳分置于河南孟曹汝洛等四處。是年冬復攻易州。自曹彬失律諸將多坐黜免。至是上復思宿將劉廷讓。宋偃張永德。時皆罷節制在環衛。上欲令進擊自效。遂遣廷讓屯雄州。偃屯霸州。永德屯定

州。廷讓與敵戰。君子館軍敗。僅以身免。先鋒賀令圖高陽關部署楊重進沒焉。

〔原註〕賀令圖少謹愿。太宗在藩邸。以隸左右。即位改綾錦副使。知

莫州。雍熙二年。領平州刺史。幽州行營濠寨使。令圖握兵邊郡十餘年。恃藩邸舊恩。每歲入奏。多言邊塞利害。及幽薊可取之狀。上信之。故有岐溝之舉。既而師敗。議者皆咎令圖貪功生事。復輕而無謀。敵將耶律遙寧號裕悅者。使諜給令圖曰。我獲罪本國。且夕願歸南朝。無路自拔。幸君侯少留意焉。令圖不虞其詐。自以終獲大功。私遣以重錦十兩。是年十二月。敵將裕悅率衆入攻。大將劉廷讓與戰于君子館。令圖爲先鋒。敵圍我師數重。裕悅傳言軍中願得見雄州賀使君。令圖嘗爲所給。意其來降。卽引麾下百十騎逆之。將至其帳。百步外。裕悅據胡床罵曰。汝小子年在乳臭。乃今送死來耳。命左右盡殺其從騎。反縛令圖與其父首謀北伐一歲中父子皆陷焉。

敵復入深析。陷易州。殺略甚衆。上爲下哀痛之詔。大發

兵戍鎮定高陽關。四年正月。詔問文武羣臣。詢平寇之策。又議作方田爲戰守之備。上乃以手詔諭緣邊將帥曰。夫料敵之強弱。古人以爲難。前歲之舉。蓋救民之塗炭。蠢茲北寇。敢肆憑陵。蹂踐我士民。攻掠我城寨。朕定必勝之策。晝必當之計。將以保民安邊。略舉大意。且戎人勝則深入而不相讓。敗則逃竄而不相救。固不可力戰也。又皆騎兵。利于平陸。馳逐來往。難于羈制。固不可追奔也。若棄小城。就大鎮。但屯兵于鎮。定瀛莫之間。其緣邊城寨。必苦于寇掠。固不可分兵也。悠久之謀。在于設險。若乃決大河。築長城。又徒自示弱。爲後代笑。朕今立法。令緣邊作方田。已頒條制。量地里之遠近。列置寨柵。此可以限其戎馬。而

大利我之步兵。雖使彼衆百萬，亦無所施其勇。自春至秋，其功告成。持重養銳，挫彼強敵。如此，則復幽薊，滅林胡有日矣。淳化元年，上遣使至定州，密諭旨于都部署李繼隆曰：「若將來復入邊，朕當自行。」繼隆上奏，以謂扞城禦侮，臣等之責。況叢爾殘衆，豈煩戎輅親舉。言甚懇切。至道元年正月，其將韓德威率衆萬騎，誘党項十六大首領，自振武入攻府州折彥卿，大敗其衆。四月，復攻雄州，知州何承矩敗之。梟鐵林大將一人。

李攸字好德。政和初。編輯西山圖經。九域志等書。瀘帥孫義叟招〔原註〕下有闕文書上。轉一官。張公浚入朝。約與

俱。以家事辭。手編皇朝事實。起建隆迄宣和。凡六十卷。其三十卷。先聞于時。有旨。制司上太常少卿何麒言。請命以宮觀居家。終其書。後以餘三十卷。上之。緘封副本。并贄啓秦相檜。啓云。方今雖爲中興。其實創業。作事成于果斷。亦貴聽言。思始議之艱危。尙軫鈞懷之惴慄。已窒申棖之欲。方和傳說之羹。宜俊乂旁招于庶位之中。無顏色拒人于千里之外。更願無忘在莒。居寵思危。秦怒寢其書不報。今藏于家。